

言情小說

碧石夢痕

上冊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W. C. Tong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9578B

上海進步書局

出版

哀情
小說

美人

劫

全一冊

價洋三角

言情
小說

碧

夢

痕

二冊

價洋七角

哀情
小說

鴛鴦

夢

二冊

價洋五角

怪異
小說

八十萬年後之世界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理想
小說

火星與地球之戰爭

全一冊 價洋二角

奇情偵
探小說

秘密

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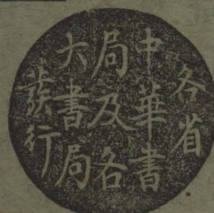
全一冊

價洋三角

苦情
小說

女學生之秘密記

全一冊 價洋二角



上

進步

五月
出版新小

說預告

海

書局

艷情
小說

情

秘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一意大利伯爵之女與某公子私訂婚約誓死不二伯爵又有一情人之女與表姪私逃始亂終棄病革回家遺言誤聽李代桃僵某公子致受嫌疑往來頓絕其女因借橡樹傳書旋於樹中得該女奔逃時之別書冤始大白大卒諧好合文筆亦曲折達出俊爽絕倫

文筆雋雅可雙絕

圖報遂諧秦晉情事詭

保全母女還其遺物感恩
一使士偵得其情暗中防護
散其正妻並欲殺其所女賴
僻之富翁野合生一女乃離
一婦人淫而毒與一行徑孤

俠情
小說

淫毒婦

價洋三角五分
全書一冊

生 死 美 人

偵探
小說

全書
一冊

紐約二女同父不同母
形貌一富有資產父挈
之旅行父忽不知去向
諸賊瞰其珍寶其一謀
死其一被虜閉諸岳室
幾瀕於死一少年俠士
身受嫌疑易容冒險偕
一女豪輕入虎穴援救
該女卒成伉儷文筆之
妙忽而令人疑忽而令
人駭忽而令人悲忽而
令人喜理足詞圓脫盡
偵探小說窠臼
價洋三角五分

言情小說

碧夢痕提要

吳縣尤泣紅著

此小說書以紅樓夢爲藍本如文夢書之爲寶玉藍貞碧之爲黛玉女友若干人侍婢若干人各有所射曲肖其人纏綿悱惻好色不淫其爲宗旨則一而情節之翻空出奇詞意之無懈可擊覺紅樓夢猶有欠缺處諄諄處瑣屑處猥褻處此則一掃而空直欲駕而上之洵爲言情第一之奇書願與愛讀紅樓夢者共讀之

小言情
碧夢痕弁言

吾曩者亦嘗言情矣。情切于性。如一莖草放丈六金身。一往直前。有善無不善。凡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無一不從情字做起。無情則無文章。無文章則無天地。天地者情之軀殼也。情者天地之靈魂也。六合以內。無事非情。無物非情。智者率之。愚者安之。名無能名。狀無能狀。如游絲在空。着物卽滯。付之于火。火滅而情不滅。投之于水。水涸而情不涸。若夫過乎情則爲慾。男女之間。有誤慾爲情而情反失。有縱情爲慾而情愈晦。古今說部。類坐此病。西廂記非言情之作。石頭記庶乎近之。然亦介乎情慾之間。而不得情之正。吾友泣紅多情種也。

戊申九秋。余主國魂報。獲與泣紅訂交。聲應氣求。相見恨晚。泣紅溫文爾雅。如好女子。不輕茹吐。不求利達。身世間一以情爲準。則所著說部。半多寫情之作。如鴛鴦塚之穠豔。雙曇影之哀冷。紅薔薇之縝細。真珠海之蘊藉。要皆紙墨生香。膾炙人口。惜僅散見于報章。不得專行本以行世。自國魂同人。風流雲散。余亦以秃筆走四方。與泣紅闊別者數載。辛亥重游滬濱。訪其里居。知泣紅已先二年去世。嗚呼。泣紅多情種也。泣紅死而泣紅之情不死。泣紅之情不死。而余與泣紅之情。亦豈得以遽死耶。余與泣紅之情不死。必謀所以傳泣紅之情。以慰泣紅。則碧夢恨一書。固泣紅最得意之筆。而自寫其痴情者。書凡二十五回。其字字斟酌。語語回顧。妙緒環生。天衣無縫。實爲古

今說部界之魯靈光。而不僅能得乎情之正已也。茲共和編譯局將有說部之發行。乃商之泣紅夫人。卽以碧夢痕版權歸諸該局。以餉同好而廣流傳。泣紅有知。當亦首肯。泣紅姓尤氏。名彭熙。字支明。江蘇吳縣博士弟子。茲並及之。

後辛亥三年甲寅。辜月上旬。西湖閑閑居士海甯汪元文序于海上處廬。

碧夢痕 弁言

敘言

泣紅自敘

溥博哉五大洲富庶哉五大洲菁英磅礴哉五大洲氣象燦爛哉五大洲而五大洲實爲一偌大之情窟

空氣無情不能爲風雲電氣無情不能成雷雨光熱無情不能生庶物水汽無情不能滋動植土質無情不能興樹藝水陸無情不能任鉅重大矣哉此情美矣哉此情萬物之交感之滋育其間莫不有媒介之情

嗚呼地球上之生物實以情而蕃殖蠕者泳者飛者走者有覺者無覺者有形者無形者有色者無色者有魂者無魂者其種類不啻恆河沙數然有能屏此情以獨立者乎無有也地球上之人類實以情而交涉黃者白者黑者紅者有邦國者無邦國者有部落者無部落者有社會者無社會者有家族者無家族者其種數又不啻恆河沙數然有能絕此情以自存者乎無有也此情也實無

情。異於呼吸之氣交接之電。須臾不可離之一物也。我試言乎情。我試言乎人之

夫以種族之繁。孽息之溥。學派之紛。思想之雜。其情之發。宣遂各就其方針。而
膨脹大同主義者。大平世之深情也。小康主義者。治亂升平世之深情也。縱樂
主義者。爲我之深情也。無我主義者。兼愛之深情也。解脫主義者。出世之深情
也。神秘主義者。方術之深情也。厭世主義者。游心空理之深情也。平等主義者
齊物一權之深情也。放任主義者。無政府之深情也。破壞主義者。釀新基之深
情也。他如情重尊親者。崇階級主義。情殷祖述者。崇考證主義。情勇進取者。崇
冒險主義。情惡公敵者。崇游俠主義。情在物性者。崇天演主義。情尙名理者。崇
論理主義。情主法學者。崇權謀主義。情切去故者。崇革改主義。世界種種之事
業。無一不由於情。大有彌漫天地。充塞四海之鉅力。細有橫介立積。趨填微隙
之妙用。

達其所本之情。以至於極。則遂獨當一面。獨樹一幟。獨成一派。以耀其榮光於地球之上。如大同派之子游。孟子小康派之荀卿。李斯縱樂派之楊朱。無我派之墨翟。解脫派之列子。神祕派之侯生。盧生。厭世派之巢父。許由。平等派之莊周。放任派之許行。破壞派之老聃。階級派之子思。考證派之孔子。冒險派之藺相如。曹沫。游俠派之朱家。郭解。天演派之鄒衍。論理派之鄧析。惠施。公孫龍。權謀派之張儀。韓非。改革派之成湯。姬發。此數鉅子者。皆達其所本之情。以至於極。因成其一派之鼻祖。而爲萬世宗。若此者可名之曰情痴。

情痴者。何情之至於極點。而然也。達其所本之情。以至於極。其熱血之憤。張魄力之毅。固有若決江河之勢。沛然莫之能禦。雖絞漚其腦汁。飛洒其猩血。破裂其肢體。犧牲其軀壳。亦所不顧。務以得達其所本之情。以至於極。而後止。若此者。安得爲之非痴。安得爲之非情痴。

甚矣地球上情痴之人之夥也。痴於創立平等宗教。以抗敵婆羅門之情者。印

度。之。釋。迦。牟。尼。其。人。也。痴。於。結。祕。密。社。傾。僞。政。府。之。情。者。意。大。利。之。瑪。志。尼。其。人。也。痴。於。開。闢。新。土。交。通。航。路。之。情。者。西。班。牙。之。哥。倫。布。英。吉。利。之。立。溫。斯。敦。葡。萄。牙。之。麥。志。倫。其。人。也。痴。於。脫。離。強。鄰。壓。制。以。建。獨。立。旂。之。情。者。美。之。華。盛。頓。荷。蘭。之。維。廉。額。們。其。人。也。痴。於。講。求。富。強。興。復。大。帝。國。之。情。者。俄。之。大。彼。得。法。之。拿。破。侖。其。人。也。痴。於。化。陶。世。俗。潛。鑄。國。民。新。腦。之。情。者。意。之。但。丁。法。之。福。祿。特。爾。俄。之。托。爾。斯。太。其。人。也。嗚。呼。此。人。也。皆。欲。達。其。所。本。之。情。以。至。於。極。而。蹈。險。阻。歷。艱。難。冒。萬。死。捐。生。命。以。務。伸。其。目。的。者。也。其。情。之。痴。已。至。極。點。至。今。日。環。球。之。人。莫。不。仰。其。用。情。之。宏。行。情。之。果。爲。世。界。第。一。等。情。人。卽。爲。世。界。第。一。等。痴。人。

若。夫。闈。房。局。促。之。地。詩。酒。談。笑。之。間。其。所。爲。情。者。渺。矣。小。矣。其。所。爲。情。痴。者。更。卑。矣。陋。矣。唾。花。濺。香。啼。痕。試。怨。不。足。以。言。情。相。思。之。枕。鴛。鴦。之。塚。不。足。以。言。情。痴。折。花。調。粉。之。情。私。情。也。悲。離。惜。別。之。痴。愚。痴。也。雖。然。我。實。不。能。忘。懷。於。小。兒。

女之情我尤不能忘懷於小兒女之情痴

理化學之發明也。化質實生於原質。物理學之精析也。合點力實出于元點力。生理學之剖解也。全體之機能實主宰於自和腦線。我之謂情也。亦然。文王之化始於關雎。子思子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禮曰：『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曾子曰：『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誠以情之大本實在於區區小兒女之交涉之間。小兒女相親相愛之情。卽釋迦牟尼之情也。小兒女盟期密約之情。卽瑪志尼之情也。小兒女殷殷於交通兩姓以結朱陳之情。卽哥倫布立溫斯敦麥志倫之情也。小兒女喃喃於自由幸福冀脫壓制之情。卽華盛頓維廉額們之情也。小兒女茹苦吞酸竭力聯絡之情。卽大彼得拿破侖之情也。小兒女贈詩遺帕互相勉勵之情。卽但丁福祿特爾托爾斯太之情也。其情雖有大小之懸殊公私之各判。而所用實歸一轍。我安得不崇拜小兒

女。之。情。我。安。得。不。崇。拜。小。兒。女。之。情。痴。

是。故。我。之。所。患。者。特。患。人。之。不。知。情。特。患。知。情。而。不。能。至。於。痴。苟。能。鍾。其。情。於。私。情。篤。其。痴。於。愚。痴。則。他。日。定。能。移。私。爲。公。化。愚。爲。智。以。造。大。益。於。世。界。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法。諺。曰。『由。菓。以。知。樹。由。工。作。以。知。匠。』西。儒。哈。尼。有。言。曰。『英。國。人。之。愛。自。由。如。愛。其。髮。妻。法。國。人。之。愛。自。由。如。愛。其。情。婦。德。國。人。之。愛。自。由。如。愛。其。老。祖。母。』噫。情。之。關。係。亦。偉。矣。人。而。無。情。頑。石。耳。土。塊。耳。人。有。情。而。不。能。至。於。痴。艸。木。耳。禽。獸。耳。

雖。然。我。正。有。所。懼。懼。情。之。流。於。歧。途。夫。情。者。心。志。之。外。容。也。理。想。之。代。表。也。實。跡。之。萌。芽。也。事。業。之。目。的。也。使。情。而。入。於。邪。則。心。昏。思。亂。而。實。業。墮。周。幽。王。知。有。褒。姒。而。不。知。有。諸。侯。陳。後。主。知。有。麗。華。而。不。知。有。國。家。吳。三。桂。知。有。圓。圓。而。不。知。有。君。父。此。誤。用。其。情。之。害。也。故。我。之。所。痛。惡。而。深。嫉。者。爲。長。卿。爲。韓。壽。爲。韋。皋。爲。王。珉。爲。元。稹。爲。嬌。覽。而。獨。頂。禮。而。膜。拜。者。爲。碧。夢。痕。中。之。文。夢。書。文。夢。

書。之。用。情。樂。而。不。淫。實。得。乎。情。之。正。其。痴。也。正。其。善。用。其。情。而。不。流。於。歧。途。也。
我。特。敘。其。情。并。敘。其。情。痴。以。爲。地。球。上。之。自。命。爲。情。人。者。鑒。

碧夢痕 敘言

題詞一

分香館十令

花鳥冶情詩文賦友鴛鴦。法同心酒真真假假認難真相思拋卻雙江豆。
淚點輕彈脂香淺逗。憐卿憐我難分割無端翡翠一雙飛。問君怎樣能消受。

(踏莎行)

鎖得眉心幾點愁。含情欲語又含羞。吞來血淚滴滴痛心頭。怎得蹇修傳玉
鏡更無青馬理金甌。新詩香帕兩箇是同謀。
(琴調相思引)

相逢一笑繫情絲。詎道竟成痴。最難堪處。瑩瑩秋水。細細修眉。低頭默數銷
魂地。是是又非非。三杯春酒。兩方羅帕。一架薔薇。
(眼兒媚)

洛陽兒女對門居。兩無虞。好個知心。知意小嬌奴。把那哥妹呼。詎知鏡鵲一
雙孤。竟分途。憐煞相思枕上血。模糊別來音信疎。
(隔溪梅令)

欲拒偏難拒。欲許渾難許。池內蓮蓬池外人。人心更比蓮心苦。心苦誰堪語。

喚婢勤分付苦心訴向有心人有心人是知心侶

(眉峯碧)

風箏惹起情痴痴了更難持薔薇擲也玫瑰贈也總是佳期 鬧得一年花事

了忽無端歌唱文驪妹見去也哥見留也兩地分離

(極相思)

愁緒羅別意拖引得情魔與病魔拚教受折磨 眉顰蛾眼橫波窗外薔薇三

兩窠月明人在何

(長相思)

鵝黃美酒買文君唾花香濺朱唇婪尾杯兒贏得醺醺 陡來惡兆紛紜怪無

端鳳樽粉碎雀釵金斷鸞鏡瓜分

(濕羅衣)

底事當歸渾不許惱人心緒脫來金鐲贈良醫笑卿痴 勸卿完璧學相如重

還合浦珠只顧心頭記着不須渠

(戀深情)

聽那瞽目亂道催卿卿去了勸駕無謀怎生方是好 徘徊沒得計較塵暗橋

烟霧繚繞一曲離鸞彈來腸斷調

(傷情怨)

兩小無猜春未曉只曉嬌憨胡鬧都爲一聲笑笑中勾動情顛倒 萬轉千迴

心似絞。道是相思無效。欲把情丟掉。相思偏又難醫療。

(惜分飛)

恨。悵人兒去了。花落管他多少。館把泣紅名正相應。祇怪情魔多事牽引魂。

兒。偎倚莫再夢中尋。夢難憑。

(昭君怨)

腥風血雨池塘驟。夢破鴛鴦春水皺。別時回。數乍逢時。四月薔薇三月柳。藍橋路斷從今後。杜宇聲聲雙咀咒。咒漫言離恨至無因。鏡碎釵分還記否。

(玉樓春)

一寸絲兒千萬縷。抽不完。千情萬緒。秋月春花洞簫美酒。此意怎能擺佈。虛碧軒前蛛網布。泣紅館垂楊低舞。雪藕剖來海棠摘去。總是銷魂深處。

(雨中花令)

沁姐姐。夢哥哥。最相愛。最情多。知心知意孰能過。嘲罵着。嗤笑着。總由他。他憐我。他眷我。把我愁腸深鎖。調脂粉。畫雙蛾。却教我瘦身子。不經磨。(芳艸渡)姐是祖鞭先着了。妹則是燭花徒爆你喜乘龍。我難附驥甘苦怎生較。兩字。

溫。柔。心。醉。倒。好。一。個。潘。安。才。貌。贏。得。天。孫。暗。中。迴。護。把。這。公。平。道。
蓮。移。動。穿。後。弄。偷。向。深。閨。矚。同。夢。幙。惜。惜。火。青。青。床。頭。鼠。響。帳。內。麴。聲。心。驚。
欲。退。走。重。迴。首。硬。着。頭。皮。將。戶。叩。又。豈。知。進。門。時。一。聲。狂。叫。觸。着。心。脾。魂。飛。
(雨中花)

(惜分釵)

題詞一

漱芳齋律詩

鶯花歷亂鬧槐庭。春到園扉夢未醒。黑索錯疑牽月老。赭衣猶自舞劉伶。羅襦香暖狴犴地。玉釧光寒桎梏刑。漫作楚囚啼。綺怨風波亭。是百花亭（銷魂獄）磨笄峯下暮雲黃。烟鎖芙蓉欲斷腸。神女曷曾逢。楚帝小姑未許嫁。彭郎望夫石洒胭脂血。種玉田開荆棘場。寄語共工休。怒觸上邽何處不埋者（離恨山）羊腸九曲試啼痕。爲對陽台笑語溫。玉茁藍田痴卜鳳。心盟白水怕驚鴛。雁門酣入單于夢。魚腹曾銷唐帝魂。粉蝶迷離嚴鎖鑰。應知粉面是籠樊（醉情關）細艸離離春正長。水簾低捲向斜陽。妝成梅額迷仙女。花放桃源誤阮郎。璀璨琉璃魚有樂。丁東環珮瀑生香。可憐白鹿今何在。覆向芭蕉夢太狂（迷魂洞）貯得金釵十二行。獸環緊閉老羣芳。梨花競舞唐皇殿。杏蕊深藏宋玉牆。籠到燕鶯欣獨樂。栽來桃李任清狂。綠珠未許離金谷。百尺樓頭別恨長（鎖春園）

碧夢痕 題詞二

景陽鐘動日。瞳朧春暖芙蓉宿。霧籠十二曉妝雲。映綠三千夜侍粉。迷紅鳳來。愁聽簫聲斷。燕鎖悲看淚影融。最是碧牕輕啓處。海中蜃氣總空空。(蘊玉樓)

題詞三

怡情軒評史

絕。世。姿。容。占。鳳。頭。端。方。舉。止。儘。溫。柔。多。情。多。智。多。才。調。應。許。卿。爲。第。一。流。

(沁素)

憐。他。多。病。原。無。病。道。是。非。痴。却。有。痴。消。受。無。邊。風。月。苦。因。教。悔。惹。海。棠。絲。

(夢書)

怨。翠。啼。紅。愁。太。工。怎。將。病。體。擋。東。風。一。年。痴。夢。千。行。血。盡。在。絞。綃。幾。幅。中。

(貞碧)

漫。將。嬌。小。說。無。知。落。落。孤。標。格。調。奇。拚。得。一。場。閒。口。舌。正。爲。豪。俠。熱。中。時。

(採芰)

等。閒。未。敢。競。新。妝。寂。寞。深。閨。亦。自。傷。只。願。阮。郎。分。白。眼。輕。輕。一。語。露。衷。腸。

(玩香)

蘋蘩主事。逞才能中饋。操持最上乘。難免微辭。憐晚節。讒言每是惑青蠅。

(虞夫人)

自由幸福。卿消受。猶是蛾眉不讓人。可恨蹇修。何艸率。這回斷送掌中珍。

(藍夫人)

食盡鵝鴈病。未離慣將狐媚弄。嬌姿問卿掩袂工。讒日料否。低頭被黜時。

(徐仙兒)

不教恃寵逞狂。嗔生性溫存。亦可人。祇是蓮羹嘗未得。怪他雨露欠均勻。

(宗室兒)

高歌低唱。晚風涼。淺笑佯嗔亦太狂。最是鴛鴦散處。儉將扇墜。粟金郎。

(銀香兒)

丫鬟十二。太嬌憨。三寸蓮花舌。戰酣愁月怨。花渾不解。偏將平等話。喃喃。

(金柔兒)

躁釋矜平泯忌猜。溫和持重老成材。生平惟惡如簧舌。背地偷行罵郭開。
(薛媽)

誦得彌陀亦自閒。三餘時復叩禪關。北門管籥權原重。深鎖雕籠閉白鵝。
(張大嫂子)

生平狷介愛幽居。氣象安閒任毀譽。窗外月明渾不管。最嚴家教是詩書。
(文巖)

伯仁剛愎久聞名。性格生成頑固情。色厲那知偏內荏。河獅東吼懍聲。
(藍圃)

偷向烟波試洛神。一方羅帕可憐人。多情不在登徒子。應笑東施妄效顰。
(陳羊)

臬比危坐氣寬涵。託足豪門視亦耽。聽到一聲臚唱處。深欣青色勝于藍。
(余明德)

陳雷交誼正殷殷。金玉姻緣議論紛。寫得青鸞書一幅。干卿底事寄慇懃。

(甄李)

戲場開處卽收場。全仗曹邱力贊揚。祇有女伶何太苦。蟠桃會上試輕狂。

(甄菱)

魚網鴻離起詠謠。妄將狗尾配金貂。麤裘設謗心何毒。啓釁無非在洞簫。

(瑞福)

錦瑟偷彈月下絃。金銀相對亦良緣。無端逐客傳嚴令。驚起鴛鴦各一天。

(金損)

嘯月吟風得自由。綠窗雞語幾春秋。好將月旦評珠玉。牝牡驪黃子細求。

(李夫人)

婚姻豈是居奇事。何故斤斤論聘金。姪女終身成惡果。費廉助虐罪原深。

(陳夫人)

凡例

(韞梅)

是書中之占主動之位者。爲文夢書藍貞碧兩人而已。然主宰此兩人者。實爲梅沁素。故沁素之主動在夢書。貞碧之上。當爲沁素。夢書貞碧三人之歷史。是書乃一大夢之部。其間寫夢書之夢凡六。寫貞碧者二。寫沁素者一。作者實游心於靈魂世界。以求其法相者。

是書所敘之事甚單簡。不過爲一。二家之瑣務。一。二人之私史。然單簡之中。實具種種嬉笑罵怒之情。閑邪防奸之意。凡爲家長者爲媳婦者爲閨女者爲少年者。皆當據爲法鑑。用作當頭之棒喝。

是書所敘之主人翁。爲一情字所發達之。變相爲一痴字。故所載之人物。無一不在情痴之中。如文嚴者痴於狷介者也。虞夫人者痴於偏黯者也。沁素者痴於溫柔者也。探芟者痴於豪爽者也。夢書與貞碧痴於熱誠者也。玩芹與玩香痴於幽怨者也。李夫人痴於閒雅。藍夫人痴於浮躁。陳羊痴於妄。瑞福痴於狠。

銀香兒痴於狂。徐仙兒痴於妬。宗室兒痴於狡。婉金柔兒痴於嬉戲。祝李之痴於友誼。余明德之痴於師職。無一人不是痴。卽無一人不是情痴。是書祇二十五回。此二十五回中。皆爲正面文字。無一回涉於閒文。然閒文亦甚夥。皆在於夾敘夾議之間。其閒文實爲正文之襯托。卽畫家烘染法也。故閒文卽是正文。更無所爲閒文。

釋疑

(韞梅)

舊時寫情小說。其事跡皆在於男女未婚配之時。幾於千手雷同。此則於首回虛題貞碧。而次回卽直接以夢書成親。以後再酣寫貞碧夢書之情痴。誠爲寫情中之大特色。或曰。作者將以沁素爲全書之領袖而然。或曰。碧夢痕之真跡如此。作者實留其廬山真面目。二說未知孰是。特兩存之。

全書之中。不敘時代。不誌鄉里。故無從查攷其真跡。所見者。一爲貝經園。一爲塵暗橋而已。然細察其居處之形式。衣服之裝束。當爲最近之時代。當爲最繁華之大埠。

夢書貞碧及玩香。皆敘有年歲。而沁素採芰則付闕如。且沁素爲書中之主人翁。尤不當忽略至此。然觀夢書之稱沁素。可知其年歲實長於夢書。特作者不欲敘明耳。

夢書祇有一妹。並無昆弟。不知實有昆弟者也。觀後碧夢痕當自知。祇因此篇

中無昆弟之事可敘耳。然作者早露一萌芽於此。卽姪兒文珮是。

貞碧奪漢玉扇墜後。該物未有着落。似爲作者之疎漏。不知該物留於貞碧處。將來當從此生出無限風波。觀於後碧夢痕。當知作者故存此缺憾之意也。或云此篇諸人均無結果。亦一缺憾。然實不爲作者病也。貞碧之對親談氏。玩香之對親洪氏。雖皆未曾着實。而已隱爲收束。且後碧夢痕中將有一番大舉動。安可卽行定論。此正作者慘淡經營之處。

第二十三回中。文珮所言之大姑母。實爲後碧夢痕中之主動人物。讀者不可略過。

此篇中所敘府試與院試。相距有一年之久。或言當時之真跡實然。姑闕疑於此。當還質諸作者。

讀法

(韞梅)

碧夢痕爲寫情之歷史。讀者須先闡求其宗旨。

其宗旨爲何爲情耳。爲情痴耳。然欲明其情。欲明其情痴。當亟去種種外感之思想。

一當亟去者爲邪蕩之思想。夫玉體橫陳。柳腰輕擺。此之爲邪情。不可以擬碧夢痕之情痴。

一當亟去者爲浮躁之思想。夫指綠水以爲誓。出白璧以相要。此之爲浮情。不可以擬碧夢痕之情痴。

一當亟去者爲矯揉之思想。夫眼角迴波。有心買俏。鞋尖卻步。故意留情。此之爲矯情。不可以擬碧夢痕之情痴。

一當亟去者爲虛誕之思想。夫甘言以誑愛。假西以爭妍。此之爲虛情。不可以擬碧夢痕之情痴。

讀碧夢痕者。必有真情之性格。方可讀此碧夢痕之情痴。
必有真情之理想。方可讀此碧夢痕之情痴。
必有真情之嗜好。方可讀此碧夢痕之情痴。
必有真情之魄力。方可讀此碧夢痕之情痴。
讀碧夢痕之情痴者。必先閱歷於各種寫情之史。方可讀碧夢痕之情痴。
首當閱歷者爲石頭記。蓋碧夢痕實深得其愁情。
次當閱歷者爲西廂記。蓋碧夢痕實深得其膩情。
三當閱歷者爲牡丹亭。蓋碧夢痕實深得其豔情。
四當閱歷者爲茶花女。蓋碧夢痕實深得其縝情。
五當閱歷者爲桃花扇。蓋碧夢痕實深得其哀情。
既深悉以上之各情。而後碧夢痕之真相現。而後碧夢痕之微點顯。而後碧夢痕之情痴。乃大光明。

碧夢痕

泣紅尤文明著

紅羅亭主韞梅
剪雲館主佩馨評

詞引（調寄點絳脣）

離恨茫茫。淚珠和血如泉湧。蜂媒無用。空把花枝弄。舊帕新詩惹起。情千種。心頭痛。釵鬢鏡。鳳總。是相思夢。

第一回 小甄菱雨夜話文郎 俏徐娘深閨評藍女

話說從前唐朝的李義山。有一首詩做得狠好。叫做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後來有一個詩人解釋道。這個人想人想這個愛情膨脹的時候。多在那求之不得之時。我與那人相見的時候。既然萬分難得。則待到別離之時。自然悲愁萬狀。愈覺得難以爲情。把愛情壓之。

愈深。斯膨脹之力亦愈大了。第二句言他雖爲我愛情之所鍾。然我沒有權力。來籠住他。只得任他東拋西散。實是可憐。令人難堪。第三四兩句言這個愛情一發不能復收。須待到死後方罷呢。但是愛情之發現。大抵在於青春少年。若老了。就沒有人肯受我的鍾愛。故愛情須要和年歲相爭。這就是第五句的意思了。第六句言用這個愛情須要受盡那險阻艱難。雖然覺得此中有無限苦況。斷難困苦。况而收此愛情。情之誤。人如此。末聯是言這個愛情須要有那引渡。然後能蓬蓬勃勃發現出來。那詩人這樣解釋。不意適被一個人聽得。他就把這話講論起來。偶然想起一個人。不覺哈哈大笑。忽見那邊門帘兒一動。踱進一個後生來。說道。甄菱哥何事這樣好笑。你不怕顏兒弔下來麼。甄菱忙起立相迎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吳璧哥兒。請裏邊坐下。吳璧道。菱哥兒你究因何事。這樣的好笑呢。甄菱道。你坐了慢慢兒與你講。不肯即說。妙甚。童兒獻上茶來。二人一同坐下。吳璧道。哥兒快些講罷。我待得不耐煩了。甄菱道。待我瞧一瞧。不要被來人來竊聽。這話

有關他人的名譽。不是戲耍的。越心急越慢妙甚遂立起來向窗外一瞧。只見一個人

急急的跑進來。口中喘喘的說道。天要下雨了。再遲一刻。恐怕就要變作落湯

雞呢。甄菱笑道。湯雖不會落却已蒸過一蒸了。那人入內坐下。去了帽兒。把手

果然吳璧因問甄菱道。這位是何人。甄菱道。此是家兄甄李。吳璧道。原來就巾

不住的揩汗。是令兄失敬失敬。忽聽得窗外淅淅瀝瀝。果然落起雨來。甄菱遂

命家人點上了兩枝蠟燭。擺了酒席。三人圍坐飲酒。吳璧道。菱哥兒方纔的話

兒快些說了罷。免得令人猜疑了。甄菱道。我方纔的笑與我方纔的話。出於兩

途。話是話的愛情笑是笑一個好友你還是要我講方纔的話呢。還是要我講

方纔的笑。編又要生個曲折出吳璧道。我是問你笑的原因。不是問你的話。你

把笑的原故講了就是了。甄菱道。講起笑的人就是我的好友。他姓文。名夢書。

是一個風流倜儻的公子。他的父親曾做過巡道。家裏頭很有錢呢。所以呼奴

使婢。十分快樂。爲徐仙兒伏筆但是他有一個痴癖。最留心在這個情字裏頭。近來又

遇了一個絕代佳人。故他的情越發膨脹起來。遂致精神疲憊。成了一個相思症候。地球上竟有這樣的痴人。你道好笑不好笑了。外人議論每每過分吳璧道。此人住在何處。甄菱道。他住的地方。與我這裏很近呢。你要見他。極爲容易。待飲罷了酒。與你去會他。一會如何。甄李道。我與他也長久不會。本要去會他。正好一同去呢。於是三人胡亂吃了些酒。甄菱命家人掌了燈。一同出門。此時雨已住了。恰好有些淡淡的月色。三人一路行去。轉了兩個灣。見一所高大的房屋。兩扇硃漆的大門。緊緊閉着。甄菱叩了兩下。裏邊門公出來啓門。見了甄菱。曉得是小爺的好友。就請他花廳上坐下。送過了香茗。甄菱道。今有一個友人。想慕你家小爺。特來拜見。煩你通報一聲。門公答應去了。待了良久。裏邊走出一個人來。身穿一件楊妃色的灰鼠袍子。加上一件品藍絲絨的掛兒。戴一頂建絨的小帽。足穿一雙烏絨的靴子。眼上戴一副金絲的眼鏡。向三人作揖道。三位仁兄請了。甄菱道。夢哥兒你的尊容。爲何這般清瘦。現在貴恙好些麼。夢書道。我

本來沒有什麼病。那些人都說我有病。有病。我就有起病來了。我也不知道是
什麼病。我也不知道。這個病兒好不好呢。疑真疑假不識吳璧道。文兄多少妙
齡了。夢書道。虛度一十八歲。吳璧道。現在府上用功麼。夢書道。我最厭的是文
字。好好的一句書。要把他割截堆砌起來。故此頗不願讀。那個制藝。瞧那個墨
卷。終日把這詩賦來消消閒就是了。吳璧道。高雅得狠。欽佩之至。三人談了多
時。一同起身告別。夢書送了他們進來。已有幾個丫鬟執着燈兒。在廳上相待。
一路照他到了虞夫人房中。宗寶兒和他寬去了掛子。徐仙兒忙斟了一盃人
參湯。與他潤了一潤喉。虞夫人道。外邊是那一個來。瞧你。夢書道。就是那邊的
甄菱。和了幾個朋友。也沒有什麼事。徐仙兒道。我方纔瞧見那個穿黑袍子的
爺門。却好看。得狠。一臉的肥肉。較之間壁的藍小姐。那個臉兒要大出兩三倍
呢。他原來在偷窺筆為第六回聽聽。夢書道。那個藍小姐。宗寶兒道。就是那東院藍府上的小
姐呢。夢書道。藍小姐臉兒怎模樣。徐仙兒笑道。藍小姐的貌兒。我不好說。說出

來。恐怕。你。就。要。去。瞧。夢。書。道。好。姐。姐。你。千。萬。要。說。一。說。我。此。刻。先。賠。一。個。禮。兒。
宗。寶。兒。笑。道。徐。仙。兒。你。不。要。做。作。了。小。爺。與。你。賠。禮。你。快。些。說。了。罷。徐。仙。兒。道。
這。個。藍。小。姐。生。得。實。是。端。正。呢。一。個。臉。兒。好。像。鵝。蛋。兒。又。是。滑。又。是。嫩。一。個。身。
子。好。像。柳。條。兒。又。是。細。又。是。軟。你。道。端。正。不。端。正。好。看。不。好。看。夢。書。道。真。的。麼。
徐。仙。兒。道。那。個。來。哄。你。夢。書。道。這。樣。說。來。明。日。可。否。陪。我。去。瞧。一。瞧。徐。仙。兒。道。
我。說。你。要。瞧。你。果。然。要。去。瞧。了。夢。書。道。我。定。要。去。瞧。你。不。要。用。話。來。籠。住。我。情是
急話不是徐。仙。兒。瞅。了。一。眼。道。誰。來。籠。住。你。我。并。沒。有。什。麼。權。力。來。籠。住。你。呢。
你。要。去。瞧。關。我。甚。事。夢。書。賠。笑。道。不。是。這。樣。說。我。要。去。瞧。我。必。須。你。應。允。了。方。
纔。好。去。瞧。呢。消他吃徐。仙。兒。道。我。又。不。是。你。的。娘。兒。你。要。去。瞧。你。去。問。太。太。就。
是。了。何。必。要。我。應。允。虞。夫。人。笑。道。你。們。不。要。頑。話。了。夜。已。深。了。快。去。睡。罷。徐。仙。
兒。你。掌。着。燈。兒。送。小。爺。去。睡。徐。仙。兒。忙。起。身。執。了。一。個。燈。說。道。小。爺。去。睡。罷。夢。
書。辭。了。虞。夫。人。同。着。徐。仙。兒。到。泣。紅。館。來。徐。仙。兒。鋪。好。了。被。兒。與。他。把。外。面。的。

衣服寬去了。說道：你睡罷。我去了。夢書央求道：好姐姐，你陪我一回兒。我最怕
是鼠兒聽得了鼠叫的聲，心頭就要跳個不住呢。徐仙兒道：正好乘此發作不
是怪他正是欲圖自己的罷。你這個人甚是沒情。我們天天的待奉你，如待神佛一般，和你敲背着衣
服也算得是用心了。你不該一句話裏就把我們來呵喝。我們雖是下人，也要
望主人兒瞧得起。你這樣使性兒，豈不要被那宗寶兒笑我麼。大有醋意爲下同
嘲笑宗寶兒伏綫
夢書道：我沒有呵喝你，不過和你講句頑話罷了。你怎麼認起真來。我從今以
後總封着口不話。就是了。說着垂下兩滴淚來。徐仙兒笑道：小爺快些不要這
樣。被人瞧見了像什麼。忙向袖中取出一方汗巾來，和夢書揩乾了淚。說道：小
爺安安的睡罷。我明晨來瞧你起身。說罷，隨手拽上了門。出來到虞夫人跟前。
虞夫人道：小爺睡了麼。徐仙兒道：睡了。虞夫人道：今晚下過了雨，天氣較冷。應同
文上你可曾與他多蓋些衣兒。徐仙兒道：今日因天氣很冷，故加上了一條絨毯。
兒。虞夫人道：如此纔好。你也辛苦了一天，早些睡罷。徐仙兒道：我還不甚倦。待

老爺進來了。去。忽見燈光一閃。一個小童拿着燈。送文嚴進來。徐仙兒斟了一盞雨前茶兒。遞於文嚴。文嚴道。小爺呢。徐仙兒道。已去睡了。文嚴道。他今日身子可好些。藥兒可曾吃麼。徐仙兒道。那藥早已吃了。文嚴道。如此你也去睡罷。你明日早些起來。去。瞧小爺要吃什麼湯水茶點兒。徐仙兒答應着退出。到了自己房中。見宗寶兒正在燈下繡鞋兒。徐仙兒笑道。我只道你已睡了。你原來在做生活。宗寶兒道。老爺太太睡了沒有。徐仙兒道。他們也將要睡了。不知小姐可曾睡麼。宗寶兒道。我方纔到小姐房中。見小姐正在寫字呢。薛媽陪着補衣服兒。他們還沒有到太太跟前告過睡呢。二人正在談論。猛聽得夢書在房中大喊起來。二人嚇得魂不附體。急急奔去。瞧小爺正是。

離魂病入相思獄

孽鏡緣牽風月魔

要知夢書叫喊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是書爲寫情之作。已詳於泣紅自敘矣。顧外子泣紅富於情者也。其所著寫情小說亦甚夥。鴛鴦塚之穠豔。雙曇影之哀冷。紅薔薇之縝細。眞珠箔之蘊藉。衆香國之慘惋。要皆膾炙人口。而碧夢痕固集衆音之小成。以爲大成者也。我讀碧夢痕。我不能不欽拜其情。

碧夢痕何以名。因藍貞碧文夢書而名者也。是書所以敘藍文二人之因緣。而處處不能離沁素者。誠以沁素實爲彼之媒介耳。我本不欲泣紅兼敘沁素而泣紅告以不能不敘及沁素。并不能不極寫沁素。我每引以爲恥焉。乃韞梅姊知之。而未能盡偏作釋疑。一篇以繫於卷首。未免轉類蛇足矣。雖然有疑而不釋其疑也。滋甚。我又何尤於韞梅。

是書以甄菱開幕。說者以爲脫胎於紅樓夢之賈雨村。不知實非甄菱於藍文之因緣。實有開闢蠶叢之功。故必以之冠卷首。

是書所敘之情。乃藍文二人之情耳。然欲敘二人之眞情。必先以徐仙兒之

假情引之者。誠以情而不入於魔。則其爲情也不深。情而入魔。則又往往流於狂蕩矣。情之難用也。有如此讀書者。可以悟乎。

作小說之難。莫難於首回。蓋全書之要點。必先一齊擒住。方爲緊湊。看此回紆迴寫去。將全書綱領。暗暗包括。不遺餘力。殊非易事。

論者謂此編全脫胎紅樓夢。貞碧者黛玉也。沁素者寶釵也。夢書者寶玉也。徐仙兒者襲人也。宗寶兒者晴雯也。文嚴者賈政也。虞夫人者王夫人也。我竊以爲非是。貞碧嬌憨媚。又復溫存可愛。則黛玉不如貞碧也。沁素語言溫厚。又復磊落光明。則寶釵不如沁素也。夢書雖深溺於情。而弄粉調脂之外。絕無暗昧。則寶玉不如夢書也。審是又安得謂之脫胎紅樓夢。卽質諸泣紅。當亦不承認爲脫胎紅樓夢。

第二回 病中病因病試情魔 喜裏喜借喜會新客

却說徐仙兒宗寶兒聽得小爺叫喊。卽忙奔進他房中。揭起了蚊帳兒一瞧。只

見他臉兒向了外。睡夢正濃。紅着臉兒。矇着眼兒。十分的甜甜。二人遂輕輕放下了蚊帳。一同出來。宗寶兒道。他夢中這一喊。把我的魂兒都嚇掉了。心頭好似有個小鹿在亂撞呢。徐仙兒笑道。小爺叫喊。干你甚事。要這般的擔驚。大有醋意宗寶兒道。小爺叫喊。本來不干我事。他又不向我賠什麼禮。我何必爲他擔驚呢。上同應徐仙兒把臉紅了一紅。道。你爲他受了驚。我明天教他也與你賠個禮。可好麼。宗寶兒道。小爺雖是信任你。聽你的話。我却實是當不起。那有爺兒們向丫鬢賠禮的道理。你橫豎受過他的這個禮。一發你受了罷。帶醋帶笑令人難堪徐仙兒把那宗寶兒打了一下。道。你的短命鬼。信口的胡說。不怕閻王要割舌兒麼。宗寶兒笑個不止。得意至只見那邊薛媽走來說道。徐姐兒小爺可安否。探菱小姐聽得小爺叫喊。故着我來問問你。菱下文探爲語張本徐仙兒道。他是夢中囈語。他此刻正好睡得狠呢。薛媽遂反身去回復小姐了。徐仙兒受了宗寶兒的譏笑。沒情沒緒。悄悄的睡了。聽得晨雞亂唱。忙起身出外。蓬了髮兒。穿着小緊身襖兒。

去瞧那小爺見小爺側睡了尙未覺醒。一眼瞧見那枕兒上隱隱的印着那些淚痕。徐仙兒纔要回身。夢書忽然把身子翻過來。說道我口乾得狠。可有人與我斟一盃茶兒。徐仙兒忙斟了一盞燕窩湯扶他起來。與他吃了。夢書把眼兒睜了一睜。笑道。我道是藍姐兒原來是徐姐兒。徐仙兒道。那個藍姐兒。又要吃夢書笑道。我一時失言請你不要詰問了。含糊徐仙兒道。你昨夜夢中何事叫喊。把人嚇得了不得。我正也夢書道。我喚一個人。徐仙兒道。喚那一個呢。細細把恐他再問故。恐有他情也全夢書道。夢中情形我也記不清楚了。仍是你爲何頭也不曾梳。把他語亂之。徐仙兒道。我恐你要吃什麼湯水。故一起身就來瞧你。現在時光還早呢。你且睡一時。我去梳了髮兒。再來侍奉你起身。說着抽身向外去了。夢書把夢中的情境。暗地描摩。不覺一番歡喜。一番悲愁。喜的是夢中會了那藍小姐。得瞻了佳人。丰采悲的是總爲夢裏虛花。並非實事。追憶夢中大喊之時。正是與佳人會面之時。爲上文大又憶夢中啼泣之時。正是與佳人話別之時。

爲枕上淚
痕補筆

一喜。一悲。生出無限的相思。滋味來。

第一個夢
是虛寫

只見徐仙兒已梳好

了頭進來。手中捧了一碗蓮子羹。說道。小爺腹中想已飢了。你且先點一點飢

兒。夢書接過來吃時。却因情緒紛紜。實有些咽不下。遂勉強吃了兩口。遞於徐

仙兒道。我今日腹中狠飽。你去吃了罷。

必勉強吃了兩口然後給徐仙兒
吃此中有許多情節讀者試猜之

徐仙

兒道。好好的東西兒。爲什麼不要吃。莫不是嫌他太甜麼。

問得也有許多意思
總從醋字裏出來

夢書道。並非嫌他太甜。只爲腹中不餓。故此請你代吃了罷。

好小爺。你吃東西。豈有我代的道理。

不是推辭
却是邀寵

你是爺兒們。我是丫鬟。夢書道。

爺兒們就是丫鬟。丫鬟就是爺兒們。一樣是個人。有什麼分別呢。

了丈夫。也是雇了幾個奴兒。那奴兒也要叫你太太奶奶呢。

瞅了他一眼。說道。不要講了。

已心快起身罷
頗有納他的意思

書道。好姐姐。我實是頭兒眩得狠。骨兒痛得狠。不能起來。可否遲一些罷。徐仙

兒把手向他額兒上一摸。覺得焦灼如火燒一般。

原來蓮子羹吃不下却是爲此驚得一身冷

汗急急走到虞夫人那邊。見宗寶兒正在和虞夫人梳頭。徐仙兒道：小爺不知何故。今日又發起寒熱來了。我摸他額兒上熱得狠。頭兒也眩。骨兒也痛。覺得有些沉重呢。虞夫人道：不要是昨晚出去會客時。又感冒些風寒了。上回應宗寶兒。你快到外邊去傳沈大淑。命他快快去聘那王大夫來診治。徐仙兒你快去侍奉好了小爺。他要吃什麼。儘管來取就是了。我梳好了頭。也要來瞧他呢。虞夫人草草的梳好了頭。早膳也不用。補上待你一
同用早膳語忙奔向泣紅館來。問了那夢書一番。又叮嚀了徐仙兒一番。然後仍返自己房中。恰好採芰來請母親的早安。見虞夫人面色不愉。因問道：母親你身子可好麼。爲何面上有些憔悴的樣兒。虞夫人道：你可曉得你哥兒今日又害起病來了。現已去請那王大夫呢。採芰道：母親你老人家不要慌。我看哥兒的病。不是藥石所能治的呢。話內有因
快人快語虞夫人道：爲何呢。採芰道：我昨夜聽得哥兒在夢裏叫喊。卽遣薛媽去問徐仙兒。他回說是小爺睡夢中囈語。故我想這個病症。要非是風寒外感呢。虞夫人

道。且待大夫來診了脈。慢慢的商議。正話間。見文嚴陪了那王大夫進來。一直向泣紅館去了。虞夫人卽忙隨了過去。那王大夫進了內房。揭起了蚊帳。把夢書的脈診了良久。然後退出外軒。虞夫人忙問道。這病總究怎樣呢。王大夫搖頭道。這病並非外感。實因思想過度。陰分大虧。虛陽上溢。脈形濡細。恐非草木之力。所能醫治呢。我姑且開一個方兒。但是沒有什怎大效。一頭說。一頭開了藥方兒。興辭而去。文嚴送了進來。到了房中。心裏十分不快。虞夫人道。方纔大夫說他思想過度。非草木所能醫治。這便怎樣。不如與他早些成親。或可除去這個病兒。高見文嚴道。我也這樣想。虞夫人道。既然如此。你去延一個星家來。擇個近些的日子。就與他成親罷。況且年歲又大了。終日和丫鬢們相處。也要被外人議論呢。亡羊補牢文嚴點了一點頭。說道。夫人之言。狠是我今日就選日子。遂向宗寶兒道。你去喚那徐仙兒來。宗寶兒奉命來到泣紅館。聽得裏邊唧唧噥噥的聲音。此聲也胡爲宗寶兒一手推進了門。笑道。你們青天白日。

掩了門。做甚。徐仙兒把臉兒紅着。說道。小爺在發寒熱。開了門。豈不有風兒吹進來麼。昨日因出去會了客。吹了些風。今日故害起病來。若病中又吹了風。怎樣是好呢。小爺有了病。你也不來陪一回兒。反要說這風涼的話兒。不是風涼話。不是風涼話。不是風涼話。

海風波

宗寶兒道。老爺在喚你。你且去一遭兒。我暫代你陪小爺。暫字

妙字徐仙兒聽

說。老爺呼喚。卽如飛的去了。宗寶兒向床沿上坐着。把夢書拍了一下道。小爺

你。究。是。生。什。麼。病。呢。

有無限的疑竇在內

夢書道。我的病。你也不能明白了。宗寶兒笑

了。一笑道。我本來不是徐仙兒。怎能明白你的病情呢。大有醋意夢書道。不是這樣

說。我的病。我自己也不明白。教你怎樣明白呢。你不要錯會了意。把徐仙兒來

翫。髒。宗寶兒道。我原是和老爺作頑話兒。那個敢翫髒徐仙兒呢。

不平則鳴。宗寶兒也蓄心

不多時。見徐仙兒走進房來。說道。我道有什麼事。原來不過叮嚀這兩句話

兒。宗寶兒道。叮嚀什麼話。徐仙兒道。老爺說要去選日子。和小爺成親。囑我向

小爺說一聲。你想老爺糊塗不糊塗。不去訪一個高明大夫。和小爺治好這個

病兒偏聽了王大夫的話。就去選成親的日子。那治病是一樁要緊的事情。須要治好了病。方纔好成親呢。那有舍本治末的道理。却不是去舊從新宗寶兒道。小爺成了親。却難爲了你。兒心破徐仙徐仙兒道。爲何呢。宗寶兒道。害你沒有蓮子羹兒吃了。甚妙徐仙兒聽了氣不過。當面嘲笑伸過手來要打。宗寶兒嗤的一聲。早一溜烟的跑了。走到虞夫人處。見文嚴選了日子回來。因問道。太太擇在那一個日子呢。虞夫人道。就在三月的初三。上巳良辰。宗寶兒道。這樣說來。祇有一個月時候了。却要快些預備起來呢。虞夫人道。正是呢。你去傳沈總管來。宗寶兒遂去喚沈大淑。那沈太淑進來。見了虞夫人。磕過了頭。虞夫人把喜事一件件吩咐了。又喚那薛媽張大嫂子兩個女總管來。也囑咐了一番。他們都急急的預備去了。到了三月三日。大門上紮了紅彩。廳間擺設得十分整齊。早有那地方官兒。一個個來道喜。紳官那些親朋。絡繹不絕的都來拜賀。富家不一時。冰人也到了。談定了那些門儀。用了全副儀仗。打發去迎親。待了一回兒。

彩輿到門。禮人請新人行禮。早由徐仙兒宗寶兒和夢書打扮好了出來。交拜成親。燃了龍鳳花燭。送入洞房。行合巹的大禮。那些親戚婦女。就都要來敬新郎新娘的酒。先有那藍夫人過來。敬了兩杯酒兒。吳玩芹吳玩香姊妹兩個也來敬過了酒。又有李夫人蔡夫人等。都紛紛的來敬酒。忽聽得後面一個女子笑吟吟的進來。向衆人道。你們既敬過了酒。就該輪着我了。夢書把眼兒一瞧。只見那女子生得如花如玉。好似仙女一般。穿一件粉紅的襖子。一條湖色的褲兒。孌孌婷婷。十分美麗。暗忖道。這個人的面兒。狠熟。似曾在那裏見過。不要就是那夢中所見的藍小姐麼。此正是人那女子斟滿了兩杯酒兒。向送親的婆子說道。這位新娘是我素識的。今日這杯酒須要請他乾的。又向夢書道。夢書哥哥。你也乾了這杯酒。買個情面與我呢。夢書忙作了一個揖。把酒兒飲乾了。不住向那女子瞧着。那女子見夢書向他瞧。就忍不住的笑。將出來好爲何夢書見他一笑時。雙湍微露瓠犀。輕吐不覺觸動情緒。酒湧心頭。跌倒在地。嚇得滿

房的人紛紛亂嚷。徐仙兒忙來扶住。正是

意中人至愁偏起

相見時來恨更深

要知夢書跌倒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剪雲館主加評

此回寫沁素出場。而於前必先寫徐仙兒之妖蕩狐媚。爭妍奪寵。種種做作者。正所以表沁素之爲文家媳婦。實大不易。我讀至此。我欲爲之哭。

徐仙兒之蠱惑人主。乃有宗寶兒處處爲之揭破。正是俗語所謂強人自有強人手也。而後來徐仙兒被黜之事。於此已先露圭角矣。

夢書於宗寶兒前爲徐仙兒掩護者。非掩護徐仙兒也。彼蓋無所曖昧。故亦無所成見。觀於七夕之事。自可見夢書之心。宗寶兒因之懷醋意。冤矣。貞碧之出幕也。先以笑誠以笑之。誤人也多矣。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可不懼哉。

上回爲破題兒。此回爲起講矣。故全書有關係之人物。此回中皆一齊出現。

第三回 放風箏一笑寄相思 擲薔薇兩心初繾綣

却說文夢書酒湧心頭。身子不由得倒將下去。幸虧那徐仙兒走得快。向他背後一扶。不曾及地。那酒從口中直噴出來。宗寶兒忙用手巾與他揩乾了臉兒。薛媽把地上吐的酒掃去了。徐仙兒遂扶了夢書。教他睡在那邊一個湘妃榻上。夢書嘔吐之後。覺得頭兒有些眩合着眼兒養神。那藍夫人走過來。坐在湘妃榻的旁邊。笑嬉嬉的說道。夢書姪兒。你好造化呢。娶得一位新娘。這樣的美麗。你看臉兒又俏足兒又小。我家的貞兒也不及他呢。況且我和他是素來認識的。知他性兒又和平。又溫柔。勝得我家貞兒多呢。沁素之美先從藍夫人口中寫一番夢書聽了。藍夫人一番話。把眼兒睜開了一瞧。不覺喜上心來。美在其中把方纔的愁。又掩過了。只見那女子向新娘說道。沁素姐。我和你多時不見。你的臉兒更豐美了。夢書聽他的聲音。好似鶯語的一般。兩只眼兒不覺又向他臉上瞧去。兩美會合應接

不。那。女。子。見。夢。書。瞧。他。因。又。吃。吃。的。笑。個。不。了。藍。夫。人。發。話。道。痴。丫。頭。你。發。癲。
麼。可。是。落。掉。了。腰。子。兒。這。樣。的。好。笑。我。爲。何。這。樣。好。笑。那。女。子。聽。得。娘。兒。發。話。忙。
用。帕。兒。把。口。兒。掩。着。仍。是。嬉。笑。夢。書。向。藍。夫。人。賠。笑。道。喜。事。兒。最。相。宜。是。笑。發。
起。笑。來。就。覺。得。有。趣。味。了。不。然。冷。清。清。的。豈。不。惹。厭。呢。我。但。願。合。房。的。人。都。是。
這。樣。的。笑。起。來。笑。的。聲。音。好。似。雷。鳴。一。般。纔。好。呢。妙。語。解。頤。說。得。衆。人。真。個。都。笑。起。
來。忽。聽。一。陣。脚。聲。兒。響。虞。夫。人。同。着。採。芰。進。來。請。衆。人。去。睡。衆。婦。女。遂。紛。紛。的。
散。了。夢。書。坐。起。來。瞧。着。沁。素。說。道。好。姐。姐。你。怎。樣。和。那。個。女。子。相。識。的。梅。沁。素。
道。我。從。前。在。蔣。姨。媽。處。曾。會。過。他。一。次。那。時。他。還。小。呢。應。着。上。文。多。時。說。兒。夢。書。道。
他。叫。什。麼。名。兒。沁。素。道。他。名。喚。貞。碧。藍。夫。人。止。生。了。他。一。個。人。所。以。嬌。養。得。狠。
呢。原。來。方。纔。的。痴。笑。都。從。嬌。養。來。的。夢。書。方。纔。曉。得。果。真。就。是。藍。小。姐。不。覺。又。添。出。一。重。喜。來。
但。見。徐。仙。兒。捧。了。一。盞。人。參。湯。兒。進。來。遞。與。夢。書。說。道。太。太。說。你。吃。了。湯。兒。早。
些。睡。罷。夢。書。一。頭。吃。這。人。參。湯。一。頭。說。道。你。前。日。不。肯。陪。我。去。瞧。藍。小。姐。我。今。

日也得瞧着了。我明日還要去看呢。

是抱得意語不

徐仙兒道：「你去瞧，不去瞧，都

不干我事。橫豎現在你要瞧，有人陪你了，也用不着我呢。」徐仙兒說了這句話，

不提防門外有人在竊聽，那人忍不住嗤的一聲笑，將出來。徐仙兒聽得有人

笑，他頓然臉上推起紅潮，如飛的追出去了。送親的婆子和沁素去了，大服卸

了妝，鋪好了被兒，請他二人睡。夢書那日辛苦了一天，覺得十分疲倦，睡下去

就睡着了。睡到天明的時候，被貓兒一聲叫，把那個夢兒驚覺。同破了醒來，鼻子

裏聞得一陣異香，不是脂粉的香，不是花枝的香，也不是芸香的香，又不是衣

香的香，更不是香水的香，覺得這個香味又甜又靜，又清又涼，別具一種風味。

忙睜開了眼兒，一瞧原來那鼻子正貼在沁素的臂兒上。原來是肉香見那沁素蓬

鬆着雲鬢，朦朧着秋水，腥紅着香腮，微啓着朱唇，顯出一種溫柔嫵媚的態度。

來。第二番寫沁素之美，是從夢書眼中寫出。夢書輕輕的一動，那沁素突然醒了，見窗上已有些亮

光兒，因低低的說道：「你好好兒的睡，我先起身了。」遂下了床，穿好了衣服，那送

親的婆子也都進來。和沁素梳妝。不一時。那些親戚婦女。大家進來。和新娘攀話。徐仙兒捧着一碗鴿蛋湯兒。來給夢書吃。夢書吃罷了。鴿蛋湯兒。就也要起身。徐仙兒和他穿好了衣服。夢書梳洗已畢。向窗前椅上坐着。只見宗寶兒來請衆婦女去用早膳。那些親戚婦人都去了。夢書呆沈沈對着沁素。瞥見窗上日影中。飄飄的浮着一個影兒。夢書道。這個什麼影兒。徐仙兒道。不要是燕子兒。沁素道。燕子兒的影。沒有這樣輕的。恐怕是紙鳶呢。夢書推開窗兒一瞧。見那藍貞碧正在月台上放風箏。夢書呆的一眼兒不轉的瞧。那貞碧貞碧放着風箏。正是得意。偶然低下頭來。忽瞧着夢書的臉兒。不禁秋波斜睨。微微的一笑。無眼深情。手中的綫兒。遂鬆了一鬆。那風箏就隨着風兒墮下來。那條綫兒。恰巧掛在夢書的鈕兒上。想夢書此時已走在窗外洋。貞碧忙央道。夢書哥哥。煩你快把綫兒拖一拖。不然這紙鳶兒要掛在樹上去了。夢書真個把綫兒一拖。紙鳶兒兜着些上風。依舊高飛在半空中。夢書笑道。好妹妹。你這個紙鳶兒。

幸虧得我呢。險些兒掛在樹枝上頭。貞碧也笑道。這樣說來。分明要索我謝一
聲兒。我偏不謝你呢。不謝比謝夢書道。我本不敢望你的謝。只望你見了我。能
穀實難出口。夢書說到那。句不覺臉兒紅了一紅。見別時羞挂就住口了。貞碧道。能穀
什麼呢。夢書道。只句話不能說我做一個謎兒。與你猜一猜。貞碧道。你且說出
來待我來猜。夢書道。有兩句話兒。叫做心事兒。如左。是拆字格也黃粱夢下多
舛誤。米字下加舛字也你能穀把這個字兒記着。就是了。貞碧聽了。沉吟了半晌。霎時
間。紅雲暈頰。秋水含波。猜着了把夢書瞧了一瞧。匆匆的奔下月台去了。夢書
悵然失望。不知他什麼意思。爲何臉兒忽然紅了。又爲何眼兒裏忽然包着淚
了他。若嗔我呢。爲何眼兒又向我瞧他。若不嗔我呢。爲何舍了紙鳶兒。匆匆的
去了。左思右想。一時想不出這個道理。無從正在出神的時候。不提防背後有
人把他一拍。嚇得夢書直跳起來。回頭看時。乃是沁素。夢書道。好姐姐。拍我做
甚。沁素笑道。你做得好謎兒。害我想了良久。方纔想出呢。我且問你。你要他憐

做什麼。

不是調笑語

夢書笑道。我和他講句頑話兒罷了。沁素又笑道。我不是徐

仙兒。你不要用這話來哄我。夢書道。那個要哄你。又那個要哄徐仙兒。徐仙兒

與我也沒有什麼相干呢。

欲掩彌張

沁素道。那南窗外邊的薔薇開得狠盛。你和我

去採兩朶好不好。夢書道。很好呢。我同你一同去採。兩人出了房門。到了外軒。

見一個小丫鬟在那邊頑耍。夢書道。金柔兒。你把這玻璃窗兒開了。金柔兒就

去把窗兒開着。兩人倚在那卍字欄干上。瞧花覺得香風烘日好。鳥弄晴春意

十分酣足。沁素道。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這兩句詩兒狠切。現在的情景呢。

夢書笑道。你瞧那花兒都是一對一對開的。狠切。現在我和你的情景呢。

諱而不虛 風雅 沁素笑了一笑。說道。你臂兒長些。你去採他幾朶來耍了。夢書道。這花兒

還是不採的好。採到了手。就沒有什麼趣味了。倒不如留他在那邊常常的瞧

着。牽那久遠的愛情兒。情致纏綿的是情人吐屬 沁素笑道。你能彀這樣纔好。

呢。相心印 猛聽得東院樓上呀的一聲。兩扇窗兒開了。那貞碧和着銀香兒也倚

在窗牖上。瞧那薔薇花兒。相誘遙銀香兒瞧見了夢書遠遠的嚷道。小爺可與我

採兩朶花兒。夢書道。你要花兒做甚。銀香兒道。我家小姐要簪呢。夢書道。這花

兒我已說過不去採他的了。銀香兒瞅了一眼道。小爺你這樣小器量兒。難道

你和我家小姐這些情分也。沒有。世間情之所鍾不能自己者都爲這個情分所牽制也遂致欲罷不能做出寡廉喪恥可

歎勝浩貞碧笑道。痴丫囊。你自己要花兒。却推在我身上。夢書道。果真是你家小

姐要簪。我豈有不依的道理。就是採不着。也要取了梯子去採的。就是梯子上

跌下來一交。跌死了。也不怨呢。語學實說着。灣了身子去採那花兒。採了好

幾朶薔薇。說道。銀姐兒你來取罷。銀香兒道。小爺你又來了。我從大門外兜過

來。有多少路呢。你不如擲了過來。却覺得簡便些兒。夢書聽了他的話。真個一

朶朶擲過去。豈料相隔的路兒太遠。都紛紛的墮在地上。銀香兒道。小爺你這

樣的擲。永遠擲不着的了。你要用些力兒呢。夢書遂把花兒猛力的一擲。恰好

擲在那貞碧的臉上。貞碧忙用手接來。却是一朶並蒂花枝兒。銀香兒笑道。小

姐你好福分呢。我接了良久。沒有接着花兒。你一接就到手了。並蒂花枝兒。貞碧把那枝花兒。瞧了半晌。復把夢書瞧了一瞧。依舊低下了頭。默默的瞧那枝花兒。銀香兒道。小姐你儘管瞧他做甚。你這樣呆呆的。瞧要瞧出病來呢。爲第六回

貞碧害病伏綫貞碧道。我瞧花兒。要你管什麼。我今日要瞧一天呢。銀香兒笑道。這花兒上沒有什麼謎兒。在那邊不必這樣的用心。貞碧嗔道。小賤人。那個要你多講。夢書道。銀姐兒。你少講些罷。那花兒上確有個謎兒。在那邊呢。機關道破了這句話說得沁素也笑起來。恰好那邊徐仙兒來請用午膳。夢書遂同了沁素到虞夫人那邊。見那些親戚婦人。都在候着他兩人。虞夫人道。採兒。你把酒兒斟起來。請衆人入席。採兒忙提了酒壺。向衆人跟前斟了酒。虞夫人道。今年的薔薇花兒。開得狠盛。人家有喜事兒。這花兒也就興旺了。餘霞綺李夫人道。正是呢。你瞧他一對小夫妻。一樣的長短兒。一樣的肥瘦兒。却似弟兄一般。狠難得呢。蔡夫人道。這是你老人家的福分。有這樣的兒媳。在膝下。令我瞧見了羨慕不止。

呢。虞夫人笑逐顏開。用筯夾了一塊豬肚兒。給沁素道。你吃了這一塊肚子兒。祝。你。多。生。幾。個。貴。子。沁。素。紅。了。臉。兒。羞。答。答。的。起。身。來。稱。謝。了。常新剛。要。吃。將。下。去。忽。然。一。個。作。嘔。口。垂。白。沫。大。吐。起。來。虞。夫。人。忙。用。手。扶。他。一。面。喚。宗。寶。兒。快。去。取。痧。氣。藥。兒。來。正。是。

漫向屠門爭大嚼。那知杯酒蹈危機。

要知沁素嘔吐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剪雲館主加評

放風箏。乃是文藍二人第一次酬答。然第一次酬答。即將憐字相勉。可見情人相遇。正有如磁石引針。琥珀拾芥之狀態。自不覺兩兩情絲交纏。而不能解矣。

有風箏之爲媒。而又有薔薇爲之介。一誤再誤。此文藍二人所以深入迷津。而不能出也。我讀此回。我不能不致怨乎風箏。我更不能不致怨乎薔薇。

銀香兒托主以索花。殆欲附驥尾。以益彰乎。而一種憨痴狂態。爲下文月下高歌。隱隱伏筆。蓋銀香兒者。其亦有心人也。

沁素欲採花。而夢書靳之。銀香兒謊言小姐欲簪花。而夢書卽亟亟採之。絕無猶豫者。非夢書之情厚于貞碧。而薄于沁素也。蓋所處之地位。使然也。我爲夢書。我待二人也。當亦如是分配。

寫夢書與貞碧之情。則以穠麗出之。寫夢書與沁素之情。則以淡泊出之。然夢書之情。初無軒輊也。亦所處之地位。使然也。

第四回 施白眼語激虞夫人 繫紅絲神會藍貞碧

却說沁素嘔吐起來。虞夫人只道是發痧。急急喚宗寶兒取痧藥。沁素忙道。婆婆。你不要着急。我不是發痧呢。只因那個猪肚兒。我素來不十分喜歡的。故聞了這氣味兒。就作起噁來。虞夫人道。原來如此。你爲何不早說呢。我也不知你這個性情兒。你爲何要勉強吃他呢。不是鍾愛的話。不是埋怨他。遂向宗寶兒說道。你去泡一。

碗。白。荳。蔻。湯。兒。與。少。奶。奶。平。平。那。胃。氣。兒。又。喚。薛。媽。道。你。去。關。照。廚。房。裏。邊。教。他。煎。一。鍋。蓮。子。糖。粥。兒。待。少。奶。奶。腹。飢。了。用。沁。素。道。婆。婆。不。要。這。樣。的。費。心。我。現。在。已。好。了。虞。夫。人。道。你。不。爽。快。到。房。中。去。靜。養。靜。養。罷。金。柔。兒。你。扶。了。少。奶。奶。到。房。中。去。十分鐘愛顯得後日的不是沁。素。遂。辭。了。虞。夫。人。並。衆。親。戚。婦。人。到。泣。紅。館。來。那。邊。夢。書。同。着。探。芰。用。罷。了。膳。也。就。跟。了。來。了。沁。素。到。欄。干。那。邊。瞧。花。兒。抬。頭。見。了。泣。紅。館。一。個。匾。額。笑。道。這。泣。紅。兩。個。字。是。什。麼。典。故。夢。書。道。也。沒。有。什。麼。典。故。隨。口。拈。着。這。兩。個。字。兒。沁。素。道。爲。何。定。要。拈。這。兩。個。字。探。芰。道。却。有。一。箇。原。故。去。年。也。是。薔。薇。盛。開。的。時。候。那。日。我。同。夢。哥。瞧。花。忽。然。下。起。雨。來。那。花。兒。和。着。雨。片。片。的。飛。墮。如。紅。淚。一。般。故。夢。哥。遂。題。着。這。個。名。兒。呢。沁。素。道。這。樣。說。來。這。額。上。須。要。加。兩。句。跋。語。纔。好。不。然。他。人。見。了。不。明。白。這。個。原。故。就。要。笑。你。杜。撰。得。沒。講。究。說。着。笑。將。起。來。一笑忽。見。徐。仙。兒。送。了。一。壺。茶。來。說。道。太。太。命。我。送。一。壺。好。茶。兒。與。你。們。嘗。嘗。這。是。武。夷。山。的。茶。葉。兒。用。那。雪。水。來。

烹的沁素道。既是好茶。你也嘗一杯兒。徐仙兒道。我是丫鬟們。沒有這個福兒。嘗那好茶。如妬意。卽把茶壺放在桌兒上。悻悻的去了。回到虞夫人那邊。虞夫人道。少奶奶現在好了麼。徐仙兒把眼兒一橫。說道。好了呢。他們正笑得有興得狠呢。因妬致譏。虞夫人道。不料少奶奶這樣的細料。吃了豬肚兒。就要作噁起來。徐仙兒道。叫什麼細料。我從前在家裏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吃肉兒。嫌油吃魚兒。嫌腥。後來到了太太這裏。來肉也吃。魚也吃。現在吃慣了。覺得有味得狠呢。聽之訴人可畏。虞夫人道。你這句話兒狠。是後生家事事須要慣常些的。那樣要吃。那樣不要吃。不要被外人說你使性兒麼。此時虞夫人已。正說話間。見門帘兒一揭。那宗寶兒和着銀香兒走將進來。銀香兒向虞夫人請過了安。說道。我家太太狠想念你老太太。故命我將這些些的東西來望望你。請老太太收了賞個臉兒。說罷。呈上一盤桂圓兒。一盤蓮子兒。一包彩蛋。一方南腿。虞夫人道。我也沒有來望過你家太太。你家太太却這樣的費心。銀香兒道。還有這些些。

紅玫瑰糖兒。是我家小姐製的。囑我乘便給你家小爺。虞夫人道。你家小姐也要費心了。承你家太太的情。賞賜了許多東西。教我怎好收受呢。銀香兒道。這是一定要收受的。不然我家太太要生氣呢。虞夫人遂悉數受了。命徐仙兒開發了禮力。銀香兒謝了虞夫人去了。虞夫人喚宗寶兒道。你把這盤紅玫瑰糖兒。去送給小爺。宗寶兒捧了一盤糖兒。往那泣紅館去。一頭走。一頭笑嘻嘻的喊道。送合歡糖來了。夢書聽得了。忙過來接着。問道。叫什麼合歡糖。宗寶兒道。小爺你吃了。這個糖就歡喜呢。豈不是合歡糖麼。宗寶兒是個解人也夢書道。爲什麼我就要歡喜。我不解你這句話兒。宗寶兒道。不但是歡喜。還要記念。這個糖兒呢。夢書道。我一發不懂你的話了。採菱道。我知道了。這糖兒可是徐仙兒製的麼。宗寶兒笑道。小姐你好糊塗了。現在的徐仙兒比不得那時的徐仙兒了。尖利夢書道。現在徐仙兒怎樣。那時徐仙兒又怎樣。你還說個明白。宗寶兒只是笑。夢書道。你說呢。你不說。我要打你的嘴了。你一嘴的油滑兒。又要翫髒那一個。

宗寶兒道好小爺饒了我罷是我失言呢。夢書道這糖兒究竟是那裏來的。宗寶

兒道太太命我送來我也不知道呢。與第八回徐仙兒話相同但其用意則不同夢書道你既不知

道方纔合歡的話兒什麼講你快些說了罷。宗寶兒道我說出來反覺得沒有

趣味還是待你自己想罷說着一溜烟去了。夢書道宗寶兒這句話好令人納

悶。天空地闊教我那裏去想呢。果然納悶沁素走近來一瞧說道原來紅腥腥的是

玫瑰花兒製的那顏色却十分鮮明遂取了一塊糖兒吃着瞥見那盤糖兒底

下露出一個字條兒。原來是暗藏春色筆畫寫得狠秀逸忙取來向袋裏一藏。夢書道

好姐姐你藏什麼東西兒。沁素道我沒有藏過什麼東西。夢書道我分明見你

藏的。我要來搜你袋兒了。沁素笑道你不要鬧待我先瞧了給你遂把字條兒

取出來細細的瞧着只見上邊寫着幾句話兒原來是玫瑰糖的贊語叫做

花容。瘁。砧聲。敲。動。春。心。碎。春。心。碎。冷。筇。和。着。雪。兒。黏。累。黑。甜。

鄉。裏。魂。兒。醉。微。紅。溼。透。絞。綃。淚。絞。綃。淚。相。思。滋。味。耐。人。細。會。

下面寫着藍貞碧題詞。沁素道：是一闋憶秦娥的詞曲兒。狠切那紅玫瑰糖呢。夢書接來一瞧，默然了。良久說道：藍妹妹真是個解人。別有會心探芰也瞧了一番笑道：這首詞切那紅玫瑰糖兒，可稱得天衣無縫了。他把糖味兒比作相思味兒。現在可把這糖兒叫做相思糖。妙甚趣甚較合夢書道：方纔宗寶兒叫他合歡糖，今既稱他是相思糖，則合歡還不能彀呢。別有會心沁素道：先有了合歡，然後有相思，有了相思，方纔得着個真合歡。這合歡和相思原是相連的。夢書道：好姐姐，真是個妙人。確是這句話兒講得狠通，頗有滋味兒。耐人咀嚼。確有滋味探芰道：這個味兒還是糖味兒，還是相思味兒。夢書道：也不是糖味兒，也不是相思味兒，叫做相思和合歡相併的味兒。無其味無窮說着大家都笑起來。見金柔兒捧了一鍋蓮子糖粥兒，一碟甜菜兒，一碟甜醬瓜兒，一碟醬豆兒，一碟糖葡萄兒，擺在中間一個圓檯上，排了三雙箸兒，說道：少奶奶和了小爺小姐，吃些粥罷。三人因胡亂吃了些粥。夢書覺得疲倦起來。情寬就向那邊一個炕兒上橫

着。忽見銀香兒走來道。小爺爲何青天白日要睡了。我家小姐喚你呢。夢書道。他喚我做甚。銀香兒道。想他喚你總有事兒。你快去走一遭。遂把夢書扶將起來。向門外一推。笑道。快些走罷。夢書蹣蹣跚跚的踱去。穿過了花徑。到了那虛碧軒。見貞碧站在那窗兒外邊。低着頭。拈弄那枝薔薇花兒。只管呆呆的瞧着。夢書道。好妹妹。你喚我來做甚。貞碧聽得了聲音。慢吞吞的抬起頭來。笑道。我待你多時了。夢書道。你爲何儘管瞧這枝花兒。貞碧道。沒有事故。瞧着花兒。解悶。夢書道。瞧了這枝花兒。只恐非但不能解悶。還要加悶呢。貞碧道。我要問你。你是個多情的人。不應該把這花兒採了。就丟掉了。發借題這枝花兒。還虧得我收拾呢。夢書道。好妹妹。你是聰明人呢。你瞧我。可是這樣的人。把花兒採了。復把他丟掉了。總不至這樣的無情呢。那枝薔薇花兒。因你要簪帶。故我給你簪帶的。並不是沒因沒頭。折了他。又丟掉了。他。貞碧道。你給我簪帶。我却沒有簪帶呢。祇擔了這個簪帶的空名兒。實求是求夢書道。這個空名兒。狠好呢。你

瞧那高的是天。天的上頭也是空的。厚厚的。是地。地的下頭也是空的人生。在世無非是鏡中的花。水中的月。雲中的蜃樓。海中的泡影。那一樁不是空。那一件不是空。大徹大悟無論幹那一件事。情兒只消得虛虛的寫着。淡淡的描着。輕輕的點着。隱隱的摹着。把那事情兒做得疑假疑真。若無若有。好似天上的神龍。令人不可捉摸。纔好呢。那無情却是情深處不語貞碧笑道。我說了一個空字。

你就搬出一大篇的空話兒。好似那佛家四大皆空的說法。你何時參過禪的。夢書道。你擔了一個空名。我講了一番空話。以後我和你都可以起個外號兒。你叫做空空。佳人我叫做空空公子。貞碧道。這樣說來。這個虛碧軒正是我們相處的地方了。二人笑了一番。攜着手兒向軒內一個彌陀榻上坐下。銀香兒端過了茶。笑道。小爺和小姐都有空字的外號兒。我也要取個空號兒。纔相襯呢。貞碧笑道。你就改叫做空香兒罷。貞碧和夢書是空的。銀香忽聽得一陣的笑聲。女兒善笑。娘兒也善笑。真所謂有種出種。見那藍夫人從軒外過來。說道。誰在講空話。我趁着

空兒也要來聽聽呢。夢書忙起身作了一個揖。藍夫人道：「原來是夢姪兒。你幾時來的？你出來了，不怕少奶奶獨坐在那邊冷靜麼？」夢書猛然想着一樁事兒。

想是怕少奶奶冷靜

別了藍夫人，回到泣紅館來，忽覺得背後有人把他身子推個不住。

夢書道：「那個推我的身子？睜了眼兒一瞧，却是沁素。」原來是夢第二沁素道：「你

這樣的好睡，不怕吹了風兒要受寒呢。」夢書道：「我方纔講了一番空話兒，原來

是個空夢。」沁素道：「你夢中講什麼話？」夢書遂把夢中的事述了一番。沁素笑道：

「那個空空公子和這空空佳人，却是一對絕妙的空夫妻。」確是空夢書道：「既是

這樣說，這愛情也就是空愛情了。這歡喜也就是空歡喜了。事事兒都是空着。

他日必待入了空門纔了結呢。」爲念四回真碧那時天已昏黑，金柔兒上了燈。

採芰坐得不耐煩，要往虞夫人那邊去。沁素道：「你既要去，我們三人一同去，纔

鬧熱些。」喚金柔兒照着燭兒先走。金柔兒方跨出窗檻兒，驀然間外邊來個人

向金柔兒一撞。金柔兒不提防，阿呀一聲，跌倒在地，鮮血真流。夢書忙去扶他。

正是。

空言無補情郎夢。橫禍摧殘離婢魂。

要知金柔兒撞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剪雲館主加評

徐仙兒之讒沁素爲夢書也。然釀成之者實虞夫人。有虞夫人之鍾愛沁素。然後徐仙兒之妬心益盛。自不得不用讒以離間之矣。我于此不能不責及虞夫人。

徐仙兒與沁素固有兩雄不並立之勢。其讒之也亦宜。觀于次回舍本治末之語。固早知有此番之舉動矣。

藍貞碧之憶秦娥一闋。語語雙關。誠絕妙好辭。

相思糖之名目。殊爲新穎。然非採芰之快人。亦說不出來。

夢書夢中之會貞碧劈頭就說着一個空字。真是不祥之兆。

貞碧心中每橫着一段怪夢。書薄待之。意觀于後文之解藥方。唱漁歌兩段。貞碧之心事直揭矣。而此回特先露一斑。

第五回 祭落花杜鵑啼血淚 賞佳節鸚鵡誦新詩

却說金柔兒被那人一撞。跌倒在地。把燭兒丟在一旁。夢書忙去扶了他起來。見他牙齒裏邊流出多少血來。夢書把汗巾與他揩去了血斑。再與他把鬢髮整了一整。情入何在 不鍾情要去瞧那撞他的人。那人見闖了禍。已沒命的逃了。因問金柔兒道。撞你的是那一個。金柔兒道。窗外暗洞洞的。我沒有瞧清楚呢。一面說。一面去拾了那枝燭。打一個火兒燃着了。慢吞吞的走着。三人隨了他到虞夫人房中。文嚴道。夢兒。你現在要用功了。你明日可進書館去。把文章讀得熟些。今日聽得余先生說。四月中旬要府試呢。夢書連連稱是用過了晚饑。全了沁素回到泣紅館。呆呆的有些不悅。沁素道。爲何呢。公公命你用功。也是正經的話兒。你今番去考了個元兒回來。我臉上也增許多光彩。夢書道。這元兒

有什麼難考呢。

爲後文高中
案元伏纔

但我現在沒精采去考這個元說罷悶悶的睡了。

到了明日的早晨。那徐仙兒奉了老爺的命來催夢書往書房攻書。夢書沒奈何。快快的到書房去了。那余先生把文章講了多篇。復出了一個題目教他做。夢書一連讀了多天的書。那府試的場期到了。早由那沈大淑雇了一只大船。余先生領了夢書到府裏頭去考。夢書沒精采勉強考了幾場。待出案來。却是一個十一名。余先生喜得了不得。全他一同回來。文嚴聽說先生同夢書回來。忙出來迎接。余先生向文嚴作了一揖。笑道。賀喜你老人家。令郎今番考了個十一名。那日院試起來。有七八分的望了。文嚴也是歡喜。夢書進來見了文嚴。請過了安。又往虞夫人房中去請安。虞夫人見了夢書喜悅萬分。把前幾天的思念全丟了。笑迷迷的說道。好兒子。你辛苦呢。夢書道。去頑耍了一次。沒有什麼辛苦。嚴夫人道。你自己房中去歇息歇息罷。夢書遂回身到泣紅館。沁素忙起來迎着。探菱聽說哥兒回來。他也就趕到泣紅館來。沁素道。今番府試的題

目兒可好做麼。夢書道：我胡亂做了兩篇，也不曉得什麼好做，不好做。在心不探 芟道：我聽得薛媽說，可喜你考了個十一名。夢書道：這十一名有什麼可喜。我必須考個元兒。方纔肯入泮呢。是自真語，亦 沁素道：院試時若也考一個十一名，中得也就高了。何必是要爭這個元。因夢書誇口，故爲之解 元不元本來沒有什麼打緊。但是游泮的時候，隨着他人的後面，却有些慚愧呢。忽見金柔兒奔進來說道：間壁的藍小姐聽說小爺回來了，他特來望望小爺。少奶奶小姐你們快來迎接。沁素纔要立起聽得笑聲兒響。貞碧已走將進來說道：夢哥，你今日纔回來麼。纔字甚見得他 你途上可好。夢書道：多謝你託你的福兒。貞碧道：自從你去了以後，那薔薇花兒就憔悴了，祇賸得一桁的綠陰兒。我天天望這花兒，我天天的惆悵呢。這惆悵爲花耶 夢書道：爲什麼我去了那花兒就謝了。得糊塗 沁素笑道：你是四月的十四去的，今日是五月的十五，有一個月時候了。那花兒自然要謝呢。夢書向欄外瞧着，但見那綠陰裊裊添新。

影紅雨紛紛墮落花不覺心兒裏一酸兩眶裏就流出淚來歎道這花兒實是可憐前日好好的叢花兒又是香又是豔今日却變作了殘姿敗質任那燕蹴鶯嚙飄零無主你道可憐不可憐確是可憐我亦欲哭謝映著後文也是個天道循環呢大徹大悟貞碧道你憐他你何不作篇文兒祭祭他也雅人韻事可以表表你的情兒實不可少夢書忙取了紙筆不一時就做就一篇祭文貞碧接在手中向着落花朗朗的誦道

惟仲夏望日謹以梅羹菊酒致奠于落花之靈曰嗚呼花街錦繡轉瞬虛無花樹繁華傷心零落一簾紅雨淒涼金谷之春三徑綠陰寂寞瓊樓之景喚醒六朝痴夢曲塢烟迷卸來半面殘妝小園風驟鶻聲幽咽語悲十二闌干蝶意婆娑腸斷三千粉黛流水橋邊之路東風陌上之情漢殿香銷楚臺雲散一曲香山之舞紫恨紅愁五更鐵馬之聲鶯啼燕泣雖開謝總爲定數上應

的沁素

而狼藉難泯悲懷僕本情人每多恨事目擊殘英滿地何忍踐蹴花裊

心憐餘馥依人愁使吟題花浪。讀西堂小賦。惆悵釵分。咏工部新詩。怨嗔風
妬。古人可作。固有同懷。我輩憐芳。原存痴癖。况乎紅顏薄命。不止花枝。皓質
淪才。猶如花萼。芙蓉冷落。難尋卓氏于當爐。楊柳凋零。莫覩小蠻之舞袖。欸
欸蓮花之步。悼歎齊宮。離離青草之墳。歔歔漢殿。花喻野鹿。馬嵬坡羅襪消
沉。花掌宮妃。玉鈎斜金釵。飄泊泣竹。染蛾英之淚。湘浦波深。采菱斷西子之
歌。鏡湖日暮。固不第風弄虞兮絕調。常留春色于人間。烟埋素女芳魂。徒結
英靈于塚上。嗚呼美人香草。豈爲兩途。麗質名葩。同此一哭。眞可放聲大哭今者躑
躑落紅之際。徘徊遺翠之前。抗想古今。興悲代謝。沉沉院落。花夢驚殘。渺渺
池塘。花容消瘦。泥乾燕嘴。羣芳之結局。堪憐。蜜入蜂窠。衆豔之殘生。莫保。切激
悲慘不忍卒讀回首昔時隆盛。香世界風景宛然。慨觀此日悽愴。錦官城榮華安在。
不堪回首願花常好。痴存一片婆心。見花無期。空洒兩行恨淚。覓花幡兮。何處問
誰招。屈子之魂。設花釀以奠神。聊免餒若敖之鬼。花姑有識。尙祈俯鑑微忱。

花魄歸來。幸勿負斯至意。嗚呼哀哉。尙饗。

貞碧誦罷了那篇祭文。忽然一陣羊角風。把那地中的落花捲起。在空中飛舞不已。那邊一個杜鵑兒。在樹枝上。嗚咽的悲啼起來。啼得白雲慘暗。紅日淒涼。夢書聽了這個淒慘的聲音。又添出無限的愁緒。無限的悲情。因歎道。那花兒雖沒有靈魂。却也解得情兒世間負情的兒女。豈不要被花枝笑人麼。可以

人而不
如花乎

只見宗寶兒進來說道。太太來了。那虞夫人笑微微的走來。衆人忙起

身站立。虞夫人道。今日你們小姊妹兒都在這裏。我已着薛媽去關照廚房裏。安排一席酒筵兒。補賞那端陽佳節。因前日夢兒不在家。你們冷清清的沒有興兒。況且今日藍小姐恰又在這邊。我又着徐仙兒去請吳小姐去了。我今日也來陪你們吃一盃酒兒。貞碧道。多謝老伯母。我今日當盡興兒吃幾杯。見了

人自然要
盡興了

採芰道。你吃醉了。却有一個絕妙的床兒在這裏。貞碧道。是什麼床

兒。採芰笑道。你瞧那薔薇架下。滿地的落花。鋪得厚厚的。恰好一幅花裯。眠在

那邊又是軟。又是香。豈不好麼。貞碧笑道。好固好。可惜沒有那個花姑來伴着我呢。沁素笑道。花姑雖沒有。却有一個花郎在這裏。你不要愁寂寞。沁素已心許了貞碧道。那一個是花郎。沁素嗤的一聲。指着夢書道。花郎就在這裏。你快去見個禮兒。貞碧笑道。這不是花郎。是個花奴。夢書道。爲何說我是花奴。貞碧道。你這樣的愛花。憐花。豈不是花兒的奴隸麼。夢書笑道。我但願終身做那花奴就穀了。只怕那花兒不解我的愛情兒。憐惜兒。偏要別尋那護花的鈴兒呢。然使真個尋得了護花鈴。我也就歡喜就安心。情人吐語迴只怕尋不着護花的鈴兒。反遇了摧花的風兒。爲後文真碧遇人不淑張本害我鍾着那個長愛情兒。長憐惜兒。更添出一番長憂愁兒。纔苦呢。情深如海衆人笑了一回。見徐仙兒來說。吳小姐到了。衆人都出外迎着。夢書把眼兒一瞧。見兩個女子。一個長些的。穿一件鵝黃的衫子。竹根青的褲兒。那個短些的。穿的是青灰色羅衫。蓮妃色單褲。孃孃娜娜。好一對姊妹花兒。二人進來。先請過了虞夫人的安。又與衆人見過禮兒。向窗下

椅兒上坐着。夢書猛聽得門外有人叫喚。忙出去瞧着。原來是姪子珮兒。手中提了一個鸚鵡。夢書道。珮兒。你的鸚鵡那裏來的。文珮道。這鸚鵡不是我的呢。方纔祖父命我送來給叔父的。夢書一手接着。說道。你全我裏邊去吃些果兒。文珮道。金柔兒在裏邊。我不進去。就跑了去了。夢書提了鸚鵡。笑孜孜的進來。採菱道。夢哥。你那裏來的鸚鵡。給我瞧一瞧。夢書道。是父親命珮兒送來給我的。遂把那鸚鵡掛在窗外。那邊薛媽和着張大嫂子。已把酒席安排好了。徐仙兒斟了酒。請衆人入席。虞夫人推吳玩芹坐了首座。吳玩香坐了次座。藍貞碧坐了三座。自己却坐在末位。做個主席。沁素道。我們兒女們。沒有坐在婆婆上面的道理。請婆婆坐了四座罷。虞夫人道。今日是我爲你們補賞佳節。又爲夢兒接風。我是主人兒。理應坐在這裏。你們不要推讓了。大家用酒罷。夢書道。今日絕好的佳會。須要行個酒令兒。貞碧道。就請你出個令。我們來和你。夢書道。就把方纔的落花爲題。每人做二句七言詩兒。要嵌一個美人名。一個曲牌名。

好妹妹。你以為如何。貞碧道：「很好呢。你做那令官先開了令，然後挨次行去。夢書立起來，飲了一杯酒，說道：

無限傷心楊氏淚。

楊氏美人名

暗香沁入燕泥乾。

暗香曲牌名

探菱道：「好固好。但是這沁字犯着嫂子的名諱，應該罰一杯酒兒。夢書又吃了一杯酒，向左行去，挨着玩香，玩香吃了一盃酒，說道：

碧桃春盡無消息。

碧桃春曲牌名

贏得詩人說綠珠。

綠珠美人名

沁素道：「玩香姐的詩，却是用落花猶是墜樓人的典故，頗為自然。夢書笑道：「但是援着成例，須要請用一杯酒兒。這碧字是藍妹妹的名諱呢。玩香道：「我方纔饒了你一杯酒，為何要你不知報德，反捉我的漏洞。你想那第二句「暗香二字又犯着那個夢書，笑道：「這是我該罰的。我此刻陪你一杯，有夢書陪吃玩香這杯酒罰得甚是得。第三個挨着探菱，探菱吃了一杯酒，說道：

春風嫵娜真無賴。

春風嫵娜是曲牌名

紅拂中庭作雨看。

紅拂是美人名

貞碧道。這紅拂用得狠妙。真是不露痕迹的。第四個挨着玩芹。玩芹忙把酒飲乾了。說道。

瀟湘夜雨和風冷。

瀟湘夜雨是曲牌名

勞却顰卿葬玉魂。

顰卿葬玉魂是美人名

玩香道。這上句我嫌他欠精切呢。採芰道。你說他不切。他切得狠呢。他用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的典故。豈不是切得狠麼。第五個挨着貞碧。貞碧笑道。我却有些做不出來。採芰道。貞姐姐快賜教罷。我們都候令呢。貞碧想了一想。把酒慢慢的吃了。說道。

紅情暗淡隨飛燕。

紅情暗淡飛燕是曲牌名

疎影橫斜泣太真。

疎影橫斜泣太真是曲牌名

衆人拍手道。貞姐姐的詩更妙了。一句中嵌着兩個名兒。我們佩服得狠呢。第六個挨着沁素。沁素道。可否待我慢慢兒想一想。因把酒兒喝乾了。輕輕的念着道。

殘姿自謝秋娘老。

秋娘自謝秋娘是曲牌名

血淚悲啼虞美人。

血淚悲啼虞美人是曲牌名

玩芹道。這兩句尤爲奇巧。美人名卽是曲牌名。曲牌名卽是美人名。真是雙關夾寫了。採芰道。只是那個虞字。有些不妥當。恐怕又要吃酒呢。夢書道。這個不妨。諱名不諱姓。禮記上有這句話兒。玩芹道。你圍護他吃酒。這就不要罰了。也你罰了一杯酒罷。玩芹道。既然如此。請夢哥收令了。夢書道。你們這樣出奇制勝。教我有些做不出來。忽略了些。又要罰酒。貞碧道。不要客氣了。快收令罷。夢書把眉兒皺了一皺。說道。我來脫胎沁素姐姐的法兒。隨念道。

殘紅愁憶真妃貌。

憶真妃曲牌名
真妃美人名

冷碧悲聞子夜歌。

子夜歌曲牌名
子夜美人名

夢書念罷笑道。我方纔說防着罰酒。却又要罰酒了。藍妹妹和我斟杯酒兒。玩芹道。你雖罰了酒。這兩句詩兒却狠妙。並且是對偶的。衆人都稱讚不已。把這兩句詩大家吟誦起來。忽聽得窗外也有人在朗誦。其聲纖細柔緩。好似女子聲音。又似小兒聲音。採芰向外問道。外面那一個在誦詩。爲何不到裏邊來。問

了。半。晌。並。不。回。答。仍。是。朗。誦。不。已。玩。香。道。那。人。想。是。痴。了。爲。什。麼。一。昧。的。誦。詩。問。他。也。不。回。貞。碧。道。我。去。捉。他。進。來。一。頭。笑。一。頭。走。出。窗。兒。一。瞧。並。不。見。有。人。影。只。聽。得。聲。音。兒。仍。在。那。邊。誦。詩。貞。碧。心。中。懷。疑。因。喊。道。這。也。奇。了。不。要。是。鬼。物。爲。何。只。聞。得。聲。音。兒。不。見。那。人。影。兒。你。們。取。個。燈。來。照。一。照。着。夢。書。聽。說。是。鬼。急。取。了。燈。如。飛。的。出。去。衆。人。都。跟。了。出。來。夢。書。把。燈。兒。一。照。原。來。是。方。纔。掛。在。窗。外。的。一。個。鸚。鵡。在。那。邊。誦。詩。衆。人。都。笑。起。來。說。道。貞。姐。姐。你。說。有。鬼。却。是。這。個。鬼。兒。夢。書。道。我。也。忘。懷。了。害。你。們。擔。了。虛。驚。兒。這。是。我。的。不。是。了。沁。素。道。這。鸚。鵡。我。早。是。疑。着。的。但。不。料。他。能。誦。詩。呢。那。鸚。鵡。聽。得。許。多。人。的。聲。音。他。就。嚇。得。住。口。了。默。默。的。啄。那。食。兒。吃。衆。人。依。舊。歸。坐。飲。酒。忽。然。外。面。一。片。喧。嚷。宗。寶。兒。急。急。的。走。來。向。虞。夫。人。道。不。好。了。太。太。快。往。外。邊。走。一。遭。兒。虞。夫。人。聽。了。一。步。一。跌。的。走。出。泣。紅。館。去。了。衆。人。俱。各。驚。慌。無。措。正。是。

窗外鸚哥能解語。簾前百舌話爭端。

要知外邊喧嚷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剪雲館主加評

金柔兒之一跌。却跌出無限風波。徐仙兒之奸惡。遂得由此以發現。故雖爲金柔兒之不幸。實沁素之大幸也。此回寫夢書府試。雖爲過渡之閒文。然暗將末回文字收吸在內。殊有匣劍帷燈之妙。

祭落花一段。蒼涼悲慘。令人不忍卒讀。

夢書之祭落花。非弔落花也。實弔貞碧也。蓋貞碧以婉孌季女而名。花無主調護不獲。金鈴其視落花也。亦幾希矣。貞碧欲借此以覘夢書之心。而夢書亦正欲藉此以表憐花之意。故夢書之揮毫。貞碧之宣誦。要皆借酒杯以澆塊壘。雖出之以談笑。當無異處哭于一堂耳。使夢書無祭文。我亦必以狗尾續之。

吳家姊妹亦可憐。虫耳而玩香心事。于行令間已略露圭角。蓋亦第二貞碧也。

此回寫鸚鵡誦詩。正爲後文夢書病愈伏筆。要未可以閒文略視之。細味各人所行之令語。而各人之性格心事。皆已直躍紙上。語云。詩以道志。良不誣焉。

第六回 游名園琴心傳語 拜天孫燭影描愁

却說虞夫人走到外邊。見徐仙兒紅着了臉。手中持了一個棒兒。正在打那金柔兒。薛媽張大嫂子都在那邊勸解。只聽得徐仙兒忿忿的說道。小賊囚人撞跌了你。你須要知道。是誰。然後好埋怨人。你既是不知道。是那個。你須要訪個明白兒。你不應該口口聲聲的把那譏刺的話來說我。你可知一定是我撞你的麼。說着。舉起棒兒又要打。虞夫人忙喝道。你們像什麼樣兒。有話好講。怎麼打架起來。徐仙兒見了虞夫人。就丟了手中的棒。說道。太太。那金柔兒那天從小爺房中出來。被人撞了一交。他口口聲聲說是我撞的。我却並不曾撞他。他儘管冷言冷語罵我。請你太太斷一斷。是那個差的。虞夫人道。金柔兒終究

是那個撞你的。是那一天的事呢。金柔兒哭得滿面淚痕。嗚嗚咽咽的說道。這還是三月裏的事。那天晚上。小爺教我照了燭兒。全着少奶奶小姐到太太那邊來。我執了燭。剛要跨出窗檻兒。忽然簾外有個人把我一撞。我就跌倒在地。上口中跌出許多血來。待小爺追去。瞧那人。那人已跑去了。我因不知他是誰。亦無可如何。白白的吃了這個虧。沒處去伸冤。乃這兩天晚上。我天天見徐仙兒在小爺房門外竊聽他們裏邊講話。我就疑心。那天或是徐仙兒正在竊聽。見我驚地裏出來。恐我窺見他。故把我推跌了。跑去。我疑心也要我今日所以略略的問他幾句。就他老羞成怒。把我毒打。打得我腿兒也直了。頭兒也破了。乃薛媽和張大嫂子都眼見的求太太與我伸這個冤呢。說着又大哭起來。虞夫人道。你們爲這些些小事兒。鬧得這樣的天翻地覆。今天有客人在那邊。被他們聽見了。像什麼樣兒。徐仙兒道。金柔兒的話一定有人指使的。一定有人教他。把這樣的話兒來誣我。請太太問出他指使的人來。了又娶移禍江東虞夫人道。

我現在陪着客。沒有閒。遲一刻兒再講。你們不許再打架了。凡事有我在呢。薛媽。你勸着徐仙兒到外邊去散散悶。不要和金柔兒仍在一塊兒鬧。我要去陪客呢。虞夫人吩咐了。仍回到泣紅館。衆人都問是何事。虞夫人笑道。沒有甚事。那丫鬟們沒清頭。在那邊胡鬧。現在已把他們喝散了。衆人不便再問。重新吃了幾杯酒。大家要用飯了。張大嫂子端了飯來。衆人胡亂吃了些。坐了一回兒。都要回去。夢書道。聽說前街的貝經園裏。今歲荷花開得很早。我們明日何不去瞧一回兒。貞碧道。我最喜愛是荷花。你肯同我去。瞧狼好呢。我明日常用了。午膳。就來。你須待我片刻兒。一同去的。夢書道。如此你早些來。我總待你。貞碧遂告辭去了。吳家姊妹也作別回家。虞夫人因命薛媽去傳金柔兒來。不多時。金柔兒到了。虞夫人道。你說徐仙兒天天晚上在這裏竊聽話兒。他和小爺也沒有什麼怨。和少奶奶也沒有什麼讎。却有爲何要聽什麼壁脚呢。你的話有些虛兒。你快快從實的說來。若是那個指使你話的。你亦不妨說出來。說時把

眼兒向沁素瞧着。計了了好沁素低着頭佯作不知。性兒和平于此金柔兒哭道。
徐仙兒和小爺少奶奶有什麼怨讎沒有什麼怨讎我也不知道。甚妙他在這裏
小爺少奶奶處聽壁脚搬是非也不干我事。甚妙我因為那天撞跌的時候正是
天天徐仙兒來此竊聽的時候故此問問他跌是跌我自己不干着他人的事
有那個來指使呢。妙妙就是他確然沒有撞跌我也該好好兒的講用不着舉
了棒兒打人。我是在太太跟前做丫鬢不是徐仙兒跟前做丫鬢用不着他
打呢。我是個太太跟前的丫鬢徐仙兒也是個太太跟前的丫鬢不過他大了
我幾歲兒尤不該他來打我太太你是個明白的人請你剖斷這件事是那個
差的。口舌靈利令虞夫人道徐仙兒是個精細的人想他決不撞你的那聽壁
腳的事兒更不必提及了。明知之而故袒之那撞你的人待我慢慢兒的查察
你現在不許哭好好的去吃晚饅罷。金柔兒聽了這話不敢再用分辨。悲悲切
切的走去了。虞夫人道那天金柔兒撞跌的時候你們都在這裏難道一個都

沒有瞧見。此是怪沁素也全探芟道。那時天已黑了。他又執了燭兒先行。我們

都在後面。況且又有簾兒隔着。他們撞是隔着簾兒撞的。教我們怎樣能瞧見。

快人沁素道。金柔兒自己也不小心不肯慢慢兒走。怪金柔兒正是放懸徐仙

快語我們亦一時不留心不曾瞧着致鬧出這樣事情兒。兒這是順着虞夫人心裡

話的我們亦一時不留心不曾瞧着致鬧出這樣事情兒。自己認着差正是免禍

此和平于虞夫人道。媳婦你明日把這個事情查一查。免得他們鬧個不了。把難

教他做正是做說罷遂起身去了。沁素心下十分委屈。果然委風又恐夢書要

媳婦的難處動疑仍裝着笑和他們講話。可講了好一回探芟也去了沁素和夢書到虞夫

人那邊告過了睡。回到房中安寢。到了次日。沁素一早起來梳好了頭。就喚夢

書起身。夢書起來見他頭已梳好了。因說道。今日相約在游園。你須預備些兒。

爲何草草的頭就梳好了。沁素道。橫豎貝經園平日是關着的。沒有人去玩的。

用不着十分的打扮。此句況且我們游園兒不是供人瞧。何必必要十分打扮呢。

此句是主須知只見宗寶兒走來說道。太太說今日相約在游園。叫少奶奶

佳人原不倚新妝。

預備些兒。那轎兒已命沈總管雇定了。並問小爺還是午前去。還是午後去。夢書道。午後去簡便些兒。免得要管園的和尙預備飯兒。因貞碧之約故也宗寶兒答應去了。迨用過了午膳。衆人都到虞夫人那邊。待貞碧來了一同起行。那知待了多時。杳如黃鶴。虞夫人道。爲何還不見他來。我待得手也麻了。足也冷了。探芰道。這時候不來。恐怕不來的了。我們先去罷。夢書道。他說來。想是總來的。當不至這樣的無信。虞夫人道。探兒的話狠是。我們待到他晚間不成。他若來了。教宗寶兒薛媽陪他來就是了。遂命徐仙兒去傳齊了轎夫。虞夫人和沁素探芰都上了轎。虞夫人教夢書也乘了轎去。夢書道。我不要再乘轎。還是步行爽快些。你們乘了轎去罷。却不是要待貞碧說着。向那東院的門兒呆呆的瞧。不忍行走。又恐貞碧來了。見我們已去。心中要不悅。然他若真個不來。待到他天晚了。又不方便。心中正是歷亂如麻。進退維谷。陡聽得東院門兒豁喇一聲裏邊走出一個人來。定睛瞧時。却是貞碧。夢書欣喜如狂。忙迎上笑道。好妹妹。我待得你。

好。苦。呢。他。們。不。耐。煩。已。先。去。了。我。知。你。不。是。個。失。信。的。人。一。定。踐。約。的。故。呆。呆。
的。待。你。貞。碧。道。我。被。娘。兒。纏。了。一。回。兒。故。遲。了。却。難。爲。了。你。苦。苦。的。相。待。報何以
夢。書。道。好。妹。妹。你。說。那。裏。話。來。你。昨。日。囑。我。待。我。那。有。不。待。你。的。道。理。就。是。再。
待。一。回。兒。也。不。妨。呢。貞。碧。笑。道。夢。哥。哥。你。這。樣。的。心。堅。倘。然。我。昨。日。的。話。是。哄。
你。你。便。待。到。晚。間。不。成。夢。書。道。我。就。是。待。到。那。天。崩。地。裂。海。涸。石。爛。的。時。候。也。
不。灰。心。了。就。棄。了。你。我。終。要。待。你。來。的。心確是我。是。個。抱。梁。守。信。的。微。生。甯。使。人。
負。我。不。願。我。負。人。貞。碧。道。此。刻。天。已。不。早。了。我。們。一。同。去。罷。他。們。在。那。邊。也。要。
心。焦。爲。何。連。你。也。不。來。不。要。罵。我。麼。夢。書。道。藍。妹。妹。坐。了。轎。兒。去。貞。碧。道。沒。有。
一。里。的。路。步。行。就。罷。了。用。什。麼。轎。兒。現。有。你。路。上。陪。着。我。我。們。一。頭。講。話。兒。一。
頭。走。也。不。覺。得。什。麼。勞。苦。呢。遂。移。着。蓮。步。逼。着。夢。書。引。道。到。了。貝。經。園。衆。人。已。
待。了。好。一。回。採。芰。道。貞。姐。姐。爲。何。來。得。這。樣。遲。你。快。去。瞧。那。邊。的。並。頭。蓮。開。得。
狠。嬌。豔。呢。貞。碧。向。那。邊。望。去。果。然。有。兩。朶。白。的。並。頭。蓮。雙。雙。竝。立。裊。裊。動。人。虛。

白無瑕。含嬌欲語。夢書道：這並頭蓮，果然是好，但怕姊妹花不能久存。鴛鴦夢須與打破，成了個生離死別，只就可憐了。這句話却貞碧道：可惜沒有結成蓮蓬兒，若是成了蓮蓬，我定要折他來給你和沁素姐姐吃。爲第九回贈蓮伏綫夢書道：爲何呢？貞碧笑道：比翼鳥兒啄並頭蓮，狠有趣味。風雅宜人夢書道：就是我和你兩個吃也好。貞碧道：怎樣講？夢書道：同心人兒，剝並頭蓮也狠有趣味呢。甚趣貞碧默然了良久。悠然說道：爲何說我與你是同心？夢書道：方纔你不喜乘轎，我也不喜乘轎，你喜步行的爽快，我也喜步行的爽快，豈不是同心麼？貞碧之問是假夢書之對也是假人所爲掩，假人耳目。沁素在那邊喚道：你們來吃些茶兒，再講罷。只怕同心人也同渴了。

語妙夢書道：這口兒果然有些渴了。藍妹妹，我與你吃杯同心茶兒。沁素笑道：同心茶，比着合盞杯，如何？夢書道：同心茶，卽是合盞杯，貝經園無異溫柔鄉。蓮房深處，暫作洞房。荷蓋張來，權爲錦被。正是此間樂不思蜀呢。貞碧道：沁姐姐，不要去聽他，他是一嘴的油腔兒，沒有一句真話。却是句真言夢書瞧着貞碧微微的

一笑。

無眼深情

忽聽得一聲琴絃兒響。原來採芰在那邊撫琴。貞碧道：「這琴兒你會

彈麼？」採芰道：「我見有琴兒在這裏，故戲弄戲弄。我也不解什麼琴譜。那裏會彈

琴。想這個琴心兒，須要是同心人兒方纔解得呢。」說着，撫弄了一番，把琴兒放

下。虞夫人道：「天已將黑暗了，我們可以回去呢。」沁素道：「如此，我們都上轎，任他

同心人兒同行罷。」說着，衆人都笑了。恰好銀香兒雇了轎兒來接貞碧。貞碧遂

上了轎兒。

可知方纔的不乘轎兒，不要乘轎，却另有講究。

隨着衆人回家，到了家中心裏，覺得有些

煩悶起來，低了頭，呆呆的坐着。偶然轉了一個念頭，不禁蛾眉深蹙，粉淚交流。

愁緒紛來，芳心如碎，悶悶了多日。遂釀出一個病來，急得藍夫人忙延醫診治。

飲了十多帖藥兒，那病依然如舊。終日的精神恍惚，如醉如痴。銀香兒道：「小姐

你臥病了一個多月了，終日的悶臥，這個氣悶的病兒，怎樣解呢？你還須散散

心兒。」貞碧遂穿好了衣服起來，倩銀香兒扶着，勉強走出內房，推開了窗兒，倚

在欄杆上，問望着景色，散散悶兒。那時正是初秋，天氣金風送爽，玉露生涼，偶

拾頭見那銀漢橫斜碧天如洗不覺一陣心酸落下幾滴相思淚來那堪愁景對愁人銀香兒道我却忘了今日是七月六日今晚正是乞巧的良辰小姐你還拜拜天孫乞些福兒保佑着病兒早愈貞碧聽了那話頓然觸動情緒別有會心因輕輕的跪將下去那知燭影兒一閃驀然間天旋地轉貞碧阿約一聲口垂白沫不省人事銀香兒沒命的喚小姐正是

萬般心事瞞鴉婢 一縷芳魂赴鵲橋

要知貞碧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剪雲館主加評

有金柔兒之一跌而徐仙兒鬼崇之伎倆遂大披露然徐仙兒之奸行破徐仙兒之毒謀遂愈迫于是沁素因之大受其荼毒矣我于此時固不願有金柔兒之一跌也

游園一段寫得丰穠豔麗盡態極妍洵爲出色當行之作

借並頭蓮。引出同心兩字。此番夢書之答。貞碧固較前更緊一層矣。二人之熱度既增。則貞碧之病自不能免。

貞碧此番之病。雖由于夢。書然亦沁素採芰之語。有以逼之使然耳。

第七回 納新涼窺鏡中雙影 試玉笛辨曲內五聲

却說貞碧一陣悲傷。心如刀割。那身子不由得倒將下去。虧得銀香兒扶住。大叫道。小姐瞧子細。你是病虛的人。腿兒裏沒有力。快坐罷。貞碧就向欄邊一個椅上坐着。說道。銀香兒你去斟一杯茶來。銀香兒斟了一盞茶。遞於貞碧。貞碧捧了。茶瞧着恰好。那燭光照着杯中。那杯中就映出一個淡淡的影兒。與下文雙影相文

照貞碧見了自己的容顏。因歎道。我病沒有幾旬。如何就這樣的消瘦了。遂命

銀香兒取筆硯過來。袖中取出一方碧羅帕。題上一首詩。付於銀香兒道。你去給了文家少奶奶。銀香兒接了帕兒。一直到紅江館來。見那沁素和夢書並着香肩。立在洋台上。瞧那牽牛織女星。雅雅雅人雅事銀香兒道。我家小姐有一方帕兒送

給少奶奶。沁素道。你家小姐可好。爲何多日沒有見面。銀香兒道。我家小姐在害病呢。飯兒也吃不下。不知究竟是什麼病。沁素把帕兒一瞧。見上面淡淡的寫着幾行字。因向懷中藏了。說道。你與我謝謝你家小姐。說我知道了。銀香兒道。他上面寫的什麼。星兒月兒。沁素笑道。沒有什麼事。他約我中秋賞月呢。輕輕掩過

沁素妙人。却應着第十一回踏月事。

銀香兒遂去了。夢書道。他爲何把帕兒贈你。可否容我瞧

瞧。沁素道。他是贈你的。不過把我出個名兒。你瞧了就知道了。說着向懷中取出帕兒。遞于夢書。夢兒取來瞧着。却是題上一首七絕。叫做

耿耿星河不忍眠。

金風蕭瑟已涼天。

遙知秋思歸何處。

消息探從明月前。

夢書瞧了半晌。說道。這便怎樣。會已沁素道。你給個藥方兒。與他罷。他正在害病呢。夢書道。我又不是醫生。怎能開藥方兒。沁素笑道。這個病須要你醫的。你不會開藥方。我代你就是了。命金柔兒取了紙筆。就寫了一個藥方。給夢書瞧。

夢書笑道。你的脈理。却狠明白。明日着金柔兒去給他看你的藥方。靈不靈。二人一頭笑着。走到軒內。沁素道。今日西風兒吹着。頗有初秋的味兒。這屋子裏也不覺得十分熱。我們就在此坐一回兒。夢書道。我髮兒亂得狠。好姐姐煩你與我梳一梳。金柔兒遂取了奩具來。沁素與夢書拆開了辮兒。執了一個象牙的木梳兒。慢慢的梳着。夢書道。我的劉海圈兒太長了。更和我剪短些。沁素道。你的劉海髮兒。覆在這額上。絕似一個小女子。夢書道。爲何呢。沁素笑道。你可記得。唐人有句詩兒。叫做。妾髮初覆額。豈不是小女子麼。然則有前劉海一頭說着。去取了一柄金剪兒。立在夢書背後。和他剪劉海圈。夢書取了一個團變鏡兒。照着他剪髮。恰好鏡中映出兩個臉兒來。夢書笑道。好姐姐。你瞧。這兩個人兒。絕似一對姊妹。沁素正是低了頭。在剪那髮兒。聞了夢書的話。偶轉過眼兒。一瞧。原來是鏡中的兩個影兒。因也笑道。這兩個。不是姊妹。却是兄弟呢。金柔兒在旁說道。據我說來。也不是姊妹。也不是兄弟。是姊妹兒和着兄弟兒。和着

弟。奇夢書道。這樣說來。他們什麼稱呼呢。金柔兒道。姊和兄是平等的。妹和弟也是平等的。這纔叫做夫妻。妙夢書笑道。你的話兒狠有深味。小小的一個孩兒。却要講夫妻平權的道理了。沁素道。這平權不平權。都是假的那夫妻能。彼此宣發其愛情。却不要講平權。那權自然平了。若是夫妻彼此不能相愛。任你怎樣講平權。恐你要爭權。我也要爭權。終無平權的日子呢。確有至理令人猛省忽聽得那邊笛聲嘹唳。颯颯動人。夢書道。那邊誰在吹笛。却吹得十分純熟。金柔兒道。小爺你好糊塗。難道探芰小姐在那邊吹笛。就聽不出了。夢書笑道。我真糊塗了。妹妹素來喜歡弄笛兒。今因他多時不弄。一時就忘懷了。金柔兒你去請小姐過來。說是小爺要聽他吹笛。金柔兒應聲去了。不一時。同着探芰進來。夢書道。探妹妹你吹那笛兒。狠有進步了。吹得狠流利。狠純熟。我一時就辨不出是你吹。探芰道。我胡亂吹了幾聲。那宮商恐多舛誤呢。夢書道。探妹妹煩你吹一曲小調兒我聽。探芰道。吹個什麼調兒。夢書道。你隨意吹罷。探芰遂把袖兒

整一整。執了笛兒吹着。覺得雅韻依依。幽音嫋嫋。萬籟俱寂。清風徐來。吹了一曲長相思的調兒。沁素道。採妹妹吹得狠好。真是神乎其技。爲何那六個孔兒裏邊。却吹出無限的聲音來。採芰道。樂有五聲。卽分六音。宮商角徵羽。爲之五聲。工尺上乙四。化爲之六音。宮爲工。商爲上。角爲尺。徵爲四。羽爲化。徵角相變。卽爲乙。然六音之中。又有許多變音。如化高爲六。上返爲商。四急成五。乙洪作凡。所以有許多聲音出來。夢書道。請你再吹一曲梳妝台。這調兒最高。我狠喜聽呢。採芰因重提玉管。撥動春葱。裂帛一聲響。澈四座。夢書一眼瞧見窗外有個人影兒。躲在那裏竊聽。忙趕去一把抓住。定睛一瞧。原來是珮兒。夢書笑道。你要聽笛兒。爲何不進來聽。却要躲在那邊。文珮道。金柔兒在裏邊。我實不敢進來。夢書道。你可是打了他。所以不敢來。怕他打還麼。文珮道。我何嘗打過他。只爲那三月裏我撞跌了他。他天天在怨人。故我避了他。免得被他見了又要罵。是虛心的話又夢書道。那日原來是你撞跌的。故前朝你送鸚鵡來的時候。

喚你進去。你死活不肯。上同文現在我與你向金柔兒跟前說個情。教他以後不要掛懷。可好麼。文珮道。叔父與我說情。很好呢。我要去瞧祖父去了。遂如飛的跑了去。夢書回進來。向金柔兒道。前日撞你的。究竟是誰。你可知道了麼。金柔兒道。小爺不要說起這事了。我跌碎了嘴兒。又要受徐仙兒的打太太的埋怨。你想冤枉不冤枉。說着眼圈兒就紅了。夢書道。我今已和你查出了這個人。但是你不許抱怨他。我方纔對你說。金柔兒道。我痛已吃過了。氣已受過了。還有什麼抱怨。夢書道。他撞你也是無心。況是他年紀又小。也不懂什麼事兒。你千萬要看我分上。饒過他的。金柔兒道。我總不和他講什麼就是了。夢書道。那日撞你的。就是珮兒。我方纔始查出呢。金柔兒道。原來是小官兒。我倒錯怪了徐仙兒。然而雖是我錯怪他。他却也應該受我錯怪的他。爲什麼要鬼祟祟的來這裏竊聽呢。沁素道。金柔兒。你這事也不要提及了。徐仙兒是太太寵幸的人。他常常到這裏來竊聽。橫豎我們也不在講那個長那個短。他聽了也搬不出。

什麼是非

之長者言

金柔兒道。他的嘴兒狠惡。他要無中生有的。讒人。我不知吃過。

他多少的苦呢。採芰道。徐仙兒的性情。那個不曉得。就是薛媽也時常道及的。我們以後時時的留心防着纔是。夢書笑道。你們這樣講。不要此時徐仙兒正在竊聽呢。一句話提醒了衆人。金柔兒忙出外。瞧着果見一個黑影兒在那邊行走。嚇得心頭不住的亂跳。急急的嚷道。是那個在行走。那人反手過來。把金柔兒抓住。拖向外面。就走。金柔兒着了急。就亂喊起來。沒命的要掙脫。那人笑道。小孩兒不要慌。我不是老虎。怕我吃你麼。金柔兒一聽那聲音。不像徐仙兒。因向他臉兒一瞧。笑道。我道是個聽壁脚的賊。原來是薛媽。却把我嚇得魂兒也丟掉了。薛媽一頭笑。拖着金柔兒。進泣紅館來。沁素道。金柔兒你在喊什麼。金柔兒笑道。我在喊捉賊呢。現在那個賊已被我捉住了。薛媽也笑道。這小孩子膽兒細得狠。我暗中把他一拖。他就着起急來。採芰道。你原來在欺小孩。薛媽道。我從太太那邊來。太太囑我催你們睡。不要貪涼受寒。現在初秋的時候。

須要格外的珍重些。夢書道：我們花棚下也不去納涼。在這屋子裏坐着。還怕受什麼寒呢。沁素斟了一杯茶。遞於薛媽道：你難得到這裏來。我敬你一盃茶。兒薛媽忙接着道：多謝少奶奶。這樣是要折殺老奴了。可見沁素以和氣待人。善于收拾人心。薛媽吃了茶。向探菱道：已有三鼓天氣了。快隨我去睡罷。明日早些起來。和你擲巧耍子。爲下回伏線。探菱遂辭了沁素。同着薛媽到房中去了。夢書道：我和你也睡了罷。不要管那鵲橋的事兒了。沁素道：鵲橋已造成了。專待明晨去渡天孫來。夢書笑了一笑。寬了外衣就寢。到了明日。夢書睡覺轉來。見滿窗已都是日影。爲擲巧張本。忙起身來到外軒。此時沁素已梳好頭。正在那邊寫字。夢書道：你寫什麼。沁素笑道：我在抄那昨日的藥方兒。抄好了。送到貞妹妹那邊去。夢書道：只怕你這個藥方。不是返魂香。當作催命符呢。沁素道：不是催命符。分明是個撮合山。就是銀漢裏的鵲橋呢。說着。命金柔兒送去。金柔兒持了那紙藥方。來到虛碧軒。見貞碧還未起身。銀香兒在窗下梳頭。金柔兒道：銀姐兒。我家少奶奶

說有個藥方兒。給你家小姐。銀香兒接了進去。不一時出來向金柔兒道。小姐要問你話。請你到內房去。金柔兒入內見了貞碧。請過了安。貞碧揭起了羅帳。把身子靠在床欄干上。輕輕的說道。這藥方是那個寫的。金柔兒道。是少奶奶寫的。貞碧道。藥方上面的話兒。是那個主稿的。金柔兒道。我也不知道呢。今晨少奶奶起來了。就寫的。不知他們昨晚可曾商議過。貞碧道。如此你去回復少奶奶。說蒙他賜了藥方兒。我起身了。親自來謝醫生。還要送醫金來呢。金柔兒答應去了。貞碧把藥方細細觀看。却是一首七言律詩。下面叙着文夢書敬擬詩曰。

木瓜投我寄相思。

心似犀尖一點知。

未許當歸完舊好。

且留續斷繫情絲。

連翹渺渺雙鉤日。

桔梗茫茫百合時。

渴望烏梅愁芡實。鬱金誰識苦參悲。

貞碧念了一遍。再念一遍。不禁長歎一聲。淚珠兒紛紛的墮下。忙把香帕掩住。

了眼兒。銀香兒打了臉水來。請貞碧起來梳洗。貞碧道。你和我在箱籠內取一件碧紗衫兒。我要到文少奶奶處去玩耍。略散散悶兒。銀香兒笑道。可是去謝醫生麼。貞碧嗔道。你不要管我。遂換好了衣服。命銀香兒扶着。到泣紅館來。恰好夢書正立在窗外間望。貞碧瞧見了夢書。禁不住淚珠亂迸。一陣傷心。栽倒於地。夢書驚得兩步并作一步。急急奔去扶他。正是。

病裏深情愁裏苦。

別時相念見時悲。

要知貞碧裁倒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剪雲館主如評

貞碧之贈帕。貞碧之心事。已和盤托出矣。乃沁素代擬之藥方。偏以未許當歸爲詞。誠不解其是何用心。無怪貞碧大不滿意也。

梳頭一段。寫得幽嫺雅緻。蘭閨小兒事。正有此等韻事。

男女平權。固屬正當辦法。然行之正有不易者。至夫婦之間。尤以愛情爲主。

而平權之舉。卽視之以爲歸。我願普天下之夫婦。莫論平權。先論愛情。據衆人聚論徐仙兒。則徐仙兒已成孤立。自可概見。又安得不見。逐於後日哉。

貞碧見了夢書。便淚珠亂迸。大是奇事。愛之。耶。怨之。耶。我誠不能索解。

第八回 明愛情文郎璧金鐲 懷醋意徐女擲銀針

却說貞碧一陣傷心。不由得倒將下去。夢書忙扶住道。藍妹妹。瞧子細。想是被門檻兒絆了。銀香兒趕上來。把他腰兒抱住了。小姐珍重些。爲何又要傷心起來。貞碧道。我方纔一陣的腹痛。故不覺得流下淚來。我有什麼傷心呢。只怕遮掩不過因慢吞吞的走進泣紅館。沁素迎着笑道。今日西風兒頗緊。故把鵲橋上的天孫吹下來了。夢書也笑道。只因鵲橋上會不着黃姑。故特來尋訪呢。貞碧道。我不是尋黃姑。却是尋醫生與他論理。他所開的藥方兒。狠不通呢。夢書道。那味藥兒不妥。請你講個明白。貞碧道。我先要問明這個藥方。究是那個主裁的。待

我好打掉他的招牌兒。夢書道：「這藥方兒是我們一全擬的。隨你向那個論理。隨你打掉那個的招牌兒。」貞碧道：「既是這樣說，請醫生把藥方兒批解一遍。看和病情合不合。」沁素道：「你的病由血熱而起，熱血蘊結而不解，遂成了瘀血。以致胸膈煩悶起來。須把犀尖清了那鬱熱，解了那瘀血，通了上下焦的消息。佐以木瓜調和了營衛，使那血流通在經絡裏邊，纔好減輕這病勢呢。」投木瓜以聯好傳犀

通情以貞碧道：「你既說是熱血蘊結的症，那當歸是理血的聖藥，有去瘀生新之功。養營活血之效。本草上載得狠明白的，爲何偏說是未許用他呢？」去鬱結之情緒聯琴

靈之新歡夢書插嘴道：「本欲用那歸身的藥，解你中焦的熱血。我也狠歡喜呢。」固是妙極

却因有一個道理不能驟用。這個歸身我且解釋與你聽。若要這個歸身，必須先要用了通草。通了兩下之情用了知母。稟明了上待用過了路路通。兩家都合意了然後加上兩錢冰片。挽出兩個人方纔好用歸身呢。方纔好歸萬事須要斟酌定了，做個千穩萬妥，不像這班庸醫們專用那刀豆子。好色一味只圖合歡的便法兒。偷香就

不顧病人是忌着貝母的怕着礙着那女貞子的守着但知用着淫羊藿宜引

着菟絲子情絲難割到後來用了破故紙春光洩就再用防風也遲了無可使那病人

吃着無限的酸棗仁苦杏仁受盡悲酸楚這個害豈不大麼說得沁素笑個不了貞

碧也笑道你個醫生但知信口雌黃只怕沒有好藥方呢沁素道我願你吃了

這帖藥兒先把煩悶解了然後慢慢的再開個二陳湯兩意成全加些鈎藤勾合甘遂

送醫好你這個病兒免得使你長服那鬱金苦參去了鬱結還引着胡桐淚摺

了就是了貞碧道你也要學他的油腔兒了沁素笑了一笑斟了一杯茶遞

給貞碧道你先用一杯龍虎定心湯貞碧笑道你個醫生太殷勤了開了藥方

兒還要給藥我吃遂向臂上除下一只金鐲來擲於沁素道這個權作醫金罷

沁素道這藥方是你夢哥主稿的你須要去謝你夢哥這鐲兒我不敢受貞碧

因重把金鐲遞與夢書道這些東西聊表我的心意兒你不要嫌着輕褻夢書

雙手接着道多謝好妹妹我卻之是不恭了把鐲兒向臂上帶着向沁素道好

姐姐。你瞧。這。錫。兒。的。大。小。正。合。着。我。的。臂。兒。忽。見。徐。仙。兒。捧。着。一。盤。巧。果。進。來。
貞。碧。道。你。這。巧。果。是。送。給。誰。吃。的。徐。仙。兒。笑。道。是。送。給。你。吃。的。願。你。吃。了。這。巧。
果。多。增。些。巧。兒。他。日。還。遇。一。頭。巧。姻。緣。呢。貞。碧。笑。道。這。巧。姻。緣。想。你。是。已。遇。着。
了。有。言。中。沁。素。道。貞。妹。妹。你。不。要。骯。髒。他。他。確。是。沒。有。遇。得。巧。姻。緣。他。的。姻。緣。正。
不。巧。呢。不。果。然。徐。仙。兒。臉。兒。紅。了。一。紅。說。道。我。與。藍。小。姐。講。頑。話。誰。要。你。幫。着。夢。
書。道。你。們。不。要。講。這。巧。姻。緣。的。話。了。你。看。那。九。秋。萍。梗。飄。泊。靡。常。是。貞。碧。小。影。三。月。
桃。花。翻。飛。無。主。兒。是。徐。仙。兒。身。分。大。家。都。沒。有。巧。姻。緣。呢。二。人。姻。緣。真。箇。都。不。巧。貞。碧。道。夢。哥。哥。你。
的。話。兒。好。糊。塗。叫。什。麼。大。家。把。我。們。一。塊。兒。抹。殺。夢。書。笑。道。清。波。印。月。疑。假。疑。
真。粉。蝶。穿。花。乍。離。乍。合。這。巧。裏。頭。實。有。些。不。巧。不。巧。裏。頭。方。見。得。真。個。巧。呢。沁。
素。道。徐。仙。兒。這。巧。果。那。裏。來。的。還。是。市。上。買。的。呢。還。是。誰。人。家。送。來。的。徐。仙。兒。
道。太。太。命。我。送。來。我。也。不。知。道。這。巧。果。的。來。歷。諒。來。總。不。是。去。偷。的。貞。碧。笑。道。
徐。姐。兒。這。巧。果。定。是。你。去。偷。來。的。你。不。要。假。撇。清。了。我。曉。得。你。是。偷。東。西。的。作。

家不然。小小年紀的丫鬢們曉得什麼巧姻緣的話兒。言中可知。知道呢。想也。自從那個嘴裏去偷來的了。沁素笑道。他能彀偷這巧姻緣。分明是個巧賊了。徐仙兒道。你們你一句我一句串通了來說我。我不與你們鬥口了。說着把巧果傾在檯上。取了空盤兒去了。貞碧和沁素笑個不已。聽得窗兒一聲響。走進一個人來。笑道。你們兩個人笑做一團。爲什麼呢。沁素抬頭瞧時。却是探菱。因笑道。探菱妹妹來得狠巧。我們正要着金柔兒來請你呢。探菱道。貞姊姊你幾時來的。我天天在念你。聽說你有些貴恙。想已全愈了。夢書道。他方纔吃過。定心湯兒病已去了一半呢。貞碧道。夢哥。你又要講頑話了。探姐姐我和你擲巧耍子。夢書道。狠好呢。瞧那個擲得最巧。遂向那楠木廚裏頭。取出一只金鑲白玉大號的獅子碗。擺在窗下日影裏邊。命金柔兒去取了一杯天泉水。一杯井華水。傾和在大碗裏頭。沁素忙去取了一個繡花的銀針兒。遞於貞碧道。貞妹妹。你先擲。貞碧遂接了針兒。向水中一擲。那針浮在水面。下邊的針影兒却現出。

一個燭兒來。沁素道：貞妹妹今年要聯姻了。故現出這個花燭的祥兆兒。應文

十一回 夢書道：不是這個解釋。他擲了這燭兒，分明教他長住在這裏，不要回

去。想奇 貞碧笑道：你的話我却有些不懂。夢書道：好妹妹，你可記着社牧有兩句

詩麼？叫做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你若去了，這燭兒豈不要替我

們垂淚麼？貞碧道：既有燭兒替你們垂淚，就不妨呢。錢答得頗 橫豎你們沒有

什麼苦楚兒。夢書道：不是呢。那燭兒尚替人垂淚，可見我們實有無限的苦楚

無限的悲愁。倘沒有這悲愁苦楚的樣兒，流露出來，那燭兒怎能彀曉得我們

的悲愁苦楚，就替我們垂着淚來。貞碧道：不要說了。待沁姐姐擲罷，沁素取了

針輕輕擲下，却擲得一條鞭兒。貞碧道：沁姐姐確是祖鞭先着了。金玉蘭姻

了無限 沁素道：只恐鞭長莫及，無能為力呢。隱以撮合 採芰擲了一枝筆。貞碧

道：昔李白夢筆生花，文思大進。江淹夢人授以五色筆，文名頓噪。今採芰姐姐

擲了這個筆，真個乞得了巧了。夢書道：我也擲一個筆罷，把那針擲下去，只見

那針兒在水面不住的旋轉好似風車一般。夢書急把小指兒輕輕點着那針方纔住了水中。早映出一個影來。衆人忙向下瞧着見那一條影兒一頭粗一頭細。鬚一個稱兒細的一頭垂下一條黑影宛如稱錘。貞碧笑道這稱是權物輕重的東西。買賣的人有了這稱那交易自然公道。大家沒有吃虧。夢哥哥你擲了這個稱明明教你要公平的待人不可有什麼偏重。語內夢書道我從來沒有什麼偏倚。無論那一個總是一樣款待的就是那花兒草兒我也愛護着。如佳人一般不像那王介甫因海棠沒有香就不肯用金屋貯他了。貞碧嗤的一聲道你還要強嘴。你子細想一想你生平果有那不公不平的事麼。熱中語銀香兒接口道小姐你費什麼閒唇舌說他不公平的人多得狠呢。要你一個人與他證什麼。各人心事不要說了。瞧我擲一個公公平平的巧來。一頭說一頭把針擲下。乃是一條棍兒。探芟把他打了一下道。你要討打呢。故擲出一條棍兒來。夢書道銀姐兒你把棍兒擲在水中。可是打水驚鴛麼。焚琴煮鶴太煞。

風景以後萬不可這樣的無情呢。銀香兒笑道：「我去了，免得在這裏驚散你們鴛鴦。」說着笑嘻嘻的向外跑去。貞碧忙喚道：「銀香兒，你慢些走。我也要回去用午膳。」與你一同去。沁素道：「銀姐兒的一跑，真個是打水驚鴛了。」探芟道：「貞姐姐，虧你說出這話兒。你怕這裏沒有飯吃麼？」貞碧道：「不是這樣講。我這幾天忌着口兒，葷腥都不能吃，故須回去用膳。橫豎我就在間壁，我早晚好來呢。」遂起身告辭了衆人，匆匆而去。夢書道：「我却忘了。」藍妹妹請回來。我有一件事兒和你商量。貞碧回身道：「商什麼事兒？」夢書笑了一笑，向臂上除下那只金鐲來，還與貞碧道：「這個東西你帶了去，我帶在臂上，嫌他沉沉的，狠不便。」貞碧笑道：「那有醫了病，不受醫金的道理。我又不是乞丐，要你施醫麼？」夢書道：「我不是施醫。另有一個道理，你好好的一對金鐲兒，把一只贈了我，宛如一對鴛鴦，就折了對了。」此句是客况且你若感我就感在心裏也好，何必用着這齷齪東西。你把這東西留在這裏，若遇了他人，就有那不方便不穩妥的事兒來了，故我必須要還你。

並願你記念着我的話兒。海情深如貞碧想了一想因說道。既然如此我權且完。

璧歸趙。有句中遂把鐺兒帶在臂上。作別了回去。夢書退進軒內。忽聽得一片笑

聲兒鬧着。亟向窗外一瞧。却是薛媽和那徐仙兒宗寶兒攜着手。笑孜孜的進

來。夢書道。你們來做怎。薛媽道。今天是七夕的節日。我們照例停公一天。趁着

閒兒來瞧瞧小爺。還要和小爺擲巧呢。夢書道。我們擲過了。我擲得狠沒趣。是

擲了一個稱兒。薛媽道。這稱兒狠好呢。是諸事稱心的兆兒。爲什麼沒趣起來。

夢書道。你們也擲一回耍子。薛媽遂把針兒擲下。那影兒就變了一柄劍。宗寶

兒擲去。也是一柄劍。夢書笑道。你們兩人擲了一對雙股劍。不知那一個是雄

那一個是雌。薛媽道。我先擲。自然我的是雄劍了。宗寶兒道。我的劍兒比你粗

些。還是我的是雄呢。薛媽道。且漫爭着。待徐姐兒擲去。徐仙兒笑道。我也不用

擲了。你們好好的一對雌雄劍兒。狠有伴呢。若我也擲了一柄劍。却反沒有位

置了。醋味有難道稱爲三股劍不成。薛媽道。你若也擲了劍。就作了雌雄劍所生

的小孩罷。宗寶兒道：「不要叫他做兒子，討他的便宜兒，納他作爲小星，就是了。」
刺話有 夢書道：「宗姐兒不用講了。徐姐兒你偏不要擲那劍兒，或是擲個長鎗，大刀兒壓服他們，雙股劍更好呢。」善於 徐仙兒把針兒擲下，却仍是針的影兒，連擲了幾次，總擲不出什麼來。奇事 宗寶兒笑道：「徐姐兒，你這個偏房，却有些做不成了。」諺而 爲何這樣的擲，總擲不出呢？徐仙兒紅着臉，說道：「難道這針兒也要欺人麼？你們都擲得出巧，獨有我，我却擲不出花樣來。」薛媽道：「你擲的，仍是針影，却也狠好，分明是兆你針齋上有進步呢。」宗寶兒道：「祇怕針兒在綿絮裏，就要暗地裏刺人。」直刺 徐仙兒因擲不出巧來，心中十分沒趣，又被宗寶兒連番的譏刺，更加上些不悅，遂使着性兒，把銀針丟在階下，說道：「我方纔說過不用擲什麼巧，果然擲不出巧來。」夢書見他把針兒丟了，忙去拾了起來，說道：「好好的針兒，丟掉了，豈不可惜呢？」探芰笑道：「自己擲不出巧，却怨着針兒，真是樹兒不怪怪了。」又徐仙兒道：「那個在抱怨那針兒，並且那個敢抱怨着針兒呢？」橫豎針

兒自有人圍護的。不怕丟到那裏去。如醋意夢書道：我是最公平的，並不是偏護着針兒。你不應該平空嫁禍于這個針兒。身上就把他丟在窗外。我自然要圍護呢。云我亦然徐仙兒道：任你去圍護罷。說着悻悻的去了。薛媽道：徐仙兒也愈覺得不溫重了。擲巧擲不出，也用不着這樣的使性兒。還要抱怨着人。沁素道：我們沒有虧待他，就是了他抱怨，也不妨。沁素之溫厚和實在此等處宗寶兒道：他抱怨了，恐怕就要把棉絮裏的針兒刺人呢。薛媽道：我要去了。我們聚在一塊兒，又有什麼禍水來了。宗寶兒道：我要去瞧徐仙兒，不要又在太太跟前講什麼呢。遂拖着薛媽的袖，一同去了。只見金柔兒亟亟的跑進來，紅着了臉兒，一頭笑，一頭說道：少奶奶，你隨我去瞧一件東西。沁素道：瞧什麼呢。金柔兒道：我不知他的名兒，故請你少奶奶去瞧着。那東西生得好嬌豔呢。沁素隨了他，出了泣紅館，過了薔薇花架，穿過那曲徑，走到一塊太湖石畔。金柔兒指着道：少奶奶，你瞧這花兒生得狠嬌豔，喚什麼名兒。多謝你少奶奶說我知道。沁素瞧着笑道：

原來是瞧那朶花兒。却這樣大驚小怪。這是秋海棠呢。虧你多大的年紀。還不得識。金柔兒道。少奶奶。這秋海棠。探得探不得。沁素道。痴丫頭。這花兒那有探不得的道理。金柔兒方伸手去探。不提防花叢裏跳出一個東西。向他手腕上猛力的觸着。嚇得金柔兒。見面如土色。束手不迭。那身子向後倒去。沁素忙一把將他拖着。正是

未許指痕沾豔質。且留淚影向愁人。

要知金柔兒倒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剪雲館主加評

觀夢書一番解釋。方知夢書實非忘情于貞碧也。蓋夢書之對待貞碧。全從情字裏出來。故不敢魯莽從事。或使情有不完全之處。其情之深也。可見矣。貞碧以釧酬報。不亦宜哉。

文藍二人以情相合。則情之外。不知有他也。白璧相邀。轉成蛇足。此夢書所

以璧金釧乎。

沁素之祖鞭先着。固爲貞碧所傾慕。不已者。宜其流露于吻間矣。然傾慕者。要不止貞碧一人。因傾慕而生嫉妬。則卑鄙也。殊甚。此徐仙兒之所以爲徐仙兒乎。

前有文藍等四人之擲巧。而後卽襯以薛宗等三人之擲巧。文勢殊緊湊。前之擲巧。寫貞碧也。後之擲巧。寫徐仙兒也。寫貞碧則以沁素之溫存襯之。寫徐仙兒則以宗寶兒之尖利托之。十分靈變。

第九回 聯佳詠社結秋海棠 表苦心情餽新蓮子

却說金柔兒嚇得向後倒退。虧得沁素將他拖住。笑道。你爲何這樣的胆怯。見了小小的一個促織。就這樣的害怕起來了。金柔兒定了神。子細一瞧。果然是個促織。因笑道。我真眼兒花了。却受了一個虛驚。沁素道。總之你沒有福分兒。頑這個花。故你要採他。他就把促織來嚇你。你現在還要採他麼。金柔兒道。我

今不要了。免得再受那個驚兒。驚弓之鳥沁素笑着回到泣紅館。夢書道：你們去瞧什麼。沁素道：瞧那秋海棠花兒。夢書道：秋海棠已開了麼。我正在想一件事兒。現在可成了。沁素道：想什麼事兒。可是要用着那秋海棠麼。夢書道：你的話一些也不差。我要結一個詩社。却没有借端。心中正是納悶。今既秋海棠開了。就可借他結個詩社。叫做秋海棠詩社。風雅之至好姐姐。你想好不好。沁素道：好是好的。但是這個社主。須要讓我做。題目須由我出的。不然我不入這個社。夢書道：這有什麼難處。你要做社主。我就讓了你。探芑道：這社主是不易做的。須要備着酒筵兒。沁素道：這也容易。我一人來料理就是了。明日是七夕。唐人每吟咏那七夕詩。亦是個令辰。就約在明日罷。遂寫了兩張貼兒。向金柔兒道：你悄悄的去找薛媽和宗寶兒來。金柔兒去了好一回。同着二人進來。沁素道：薛媽我有一件事兒託你。煩你去關照廚房裏。明日預備一席酒兒。小爺要請客。該要多少錢。教他和我算。不要開帳到賬房裏頭去。又向宗寶兒道：這兩個帖兒一

個是請東院藍小姐的。一個是請吳家兩位小姐的。請他們明晨到這裏來。二人答應去了。沁素道。我却忘了一件緊要事兒。金柔兒你去追宗寶兒回來。金柔兒忙奔出去喚住宗寶兒。宗寶兒道。少奶奶還有什麼吩咐。沁素道。你晚間在太太跟前把這件事提一聲。須說明是小爺要請客。精細之至宗寶兒笑道。少奶奶你却精細得狠。這個確然要預先提防着的。不然又要弄出是非來。夢書道。沁姐姐。你方纔奪做社主。現在爲何又要推在我身上。沁素笑道。在這個地方不得不借重你的尊名了。若說了我的名兒。就有人要弄出那阻力呢。知那氣後來仍受了宗寶兒笑了一笑。纔要回身。見徐仙兒匆匆的走來。宗寶兒道。你來做怎。徐仙兒道。太太命我來找小爺。夢書道。找我何事。徐仙兒道。與小爺商議老爺壽辰的事。請小爺快去走一遭。夢書跟着徐仙兒到虞夫人房裏。虞夫人道。本月的十五是你父親的壽辰。方纔賬房裏陳先生。着小使來說。有許多人家送了壽屏壽幛壽聯來。問要受不要受。我也一時回不出他來。你到外邊

去瞧一瞧。并探問那些人的意思。是有興沒有興。你父親心下總究怎麼樣。夢書應着去了。不一時進來。向虞夫人道。父親執意不要做壽。那賬房裏的陳先生李先生。和着書房裏的余先生。都竭力的慫恿。還有那門客張全趙畢等。也百般的相勸。父親現在弄得沒主意。故諸事都不管。任他們去怎樣辦理。方纔陳先生着小使來問。他正是探你的口氣兒。我現在已應允了他們。他們喜得了。不得說還要公送什麼清音什麼髦兒戲。狠鬧熱呢。鬧爲下回胡鬧事張本虞夫人道。既然如此。想到那日必有許多親戚婦女來的。你去關照媳婦。教他也預備着。夢書連連稱是。回到泣紅館。把這事向沁素說了。沁素也是歡喜。到了翌日的早晨。見宗寶兒來回道。客已去請過了。藍小姐是一定來的。吳家大小姐有些病。說謝謝了。二小姐不知他來不來。沁素忙收拾了奩具。貞碧早已過來。沁素道。貞妹妹。你却這樣的早。貞碧道。我接了你的帖兒。草草的梳了頭就來的。沁素道。今日你夢哥要結個秋海棠詩社。倩我做那社主。故特請你來做詩。貞碧笑

道。這做詩的事兒。却是一個難事。若一時做不出來。豈不要被人嗤笑麼。望你出個寬些的題兒。或可敷衍敷衍。正說着。見採芰攜了玩香的手。一同進來。夢書道。吳家姐姐。你幾時來的。爲何同着採芰妹妹在一塊兒。玩香道。我進來的時候。恰好在薔薇架下。遇着採芰姐姐。故一同來呢。採芰道。人已齊了。請社主出題目罷。早些出題目。好早些完卷。早些吃酒。沁素道。現在我當出五個題目。聽你們各自選擇。因想了一想。執着筆。寫出五個題目來。向壁上貼着。衆人爭去看時。只見上面寫着道。

桃醉

棠睡

竹笑

柳眠

荷語

好題目非沁素出不來

貞碧道。這幾個題目。都要雙關夾寫。很難做呢。我來先擇一個罷。遂於棠睡下邊註了自己名兒。採芰擇了桃醉。玩香擇了荷語。夢書擇了柳眠。沁素笑道。你們把最難的題目。却留與我做。夢書忙道。如此。我和你換一個罷。沁素道。也不用換了。我做個殿軍就是呢。衆人都吮着筆。搖着頭。不住的吟哦。獨有夢書倚。

着闌干在那邊玩。要採芰道：夢哥你快些做罷。我們都要交卷呢。夢書笑了一笑。無限深意讀仍在闌干那邊玩。要一時貞碧早交卷了。採芰玩香也都交卷。貞碧道：沁姐與夢哥哥曾做就麼。沁素道：我也將要完卷了。遂執了筆兒。繕正了與他們的卷兒一處擺着。夢書見沁素亦已交卷。遂走到自己的坐位上。草草的寫了一回。也把卷子交上。沁素把各人的詩稿依着交卷的先後標貼壁上。大家就來瞧着吟咏起來。

棠睡

紉蘭仙史

梨花月冷夜黃昏。爲卸紅粧一笑溫。淚血猩猩啼舊夢。春陰漠漠醉香魂。粉容酣寫婆娑態。燭影輕籠淺淡痕。比向太真渾不似。爲儂消瘦怨王孫。心事如揭

桃醉

劍花暈碧客

罰從金谷笑卿貪。脂影融酥春色涵。銷恨甘爲紅友困。掃愁且喜絳霞

酣臨風沉酒。眞無賴。著雨醒。亦太愁。借問武陵何處。是玉山傾倒舞。

歸驂。筆意豪爽。探菱性。格可見。

荷語

嘯月詞人

若耶溪畔門繁華。笑脫紅裳問故家。未許吳姬談舊怨。且同越女話生涯。素房夢說鴛鴦穩。粉臉羞呼鷗鷺遮。悵望六郎難自默。藕絲歌唱夕

陽斜。頗有爭妍之意。

竹笑

琴鶴舊侶

此身且喜作人師。琴撫無絃自解頤。節破曉風疑拍手。影旆新月乍舒眉。禪參玉版拈花日。甲拆犀尖吐齒時。寄語瀟湘應破涕。欣看蒲草拜丹墀。温厚和平。落落大方。是沁素身分。

柳眠

泣紅主人

六朝金粉幻中追。煙暗重門蝶意遲。別緒絲牽征客夢。離魂絮裹美人

思纖腰消瘦。橫陳日倦。眼惺忪。欲淚時爲囑。暮鴉休亂噪。羸他睡裏解。

愁眉。風流惆悵。情人吐屬乃爾。

衆人瞧了一回。玩笑笑道。貞姐姐。你究竟爲那個消瘦。却口口聲聲的怨人。

直揭貞碧臉兒紅了。一紅說道。你原來天天在悵望那六郎。機鋒相對你這藕絲歌兒。

快些唱罷。探芰道。貞姐姐。你不見嫂子的詩上分明教你不要怨人。破涕爲笑。

解去這個愁怨。衆人說說笑笑。那酒筵已擺好。大家就胡亂的坐下。夢書道。

今日行個什麼令兒。玩香道。今日的題目都是花木名兒。就行個飛花的令罷。

沁素道。不要行令了。今日已費了多少心思。不如折一枝秋海棠花兒來。大家

傳花飲酒。歸結秋海棠命金柔兒在窗外擊鼓。却也鬧熱些。貞碧道。狠好。就是這樣

罷。沁素折了一枝秋海棠花兒。大家互相遞授了一番。吃了許多酒。見徐仙兒

走進來。瞧了一瞧。就匆匆的去了。徐仙兒來得奇特衆人都不在意。吃罷了酒。貞碧玩

香。皆要回去。探芰也到自己房中去了。忽見宗寶兒走來。說道。少奶奶。太太喚

你去。青天霹靂沁素遂跟了他去見虞夫人。虞夫人道：今日爲何又要請客了。是那

個要結詩社。不曉得幹些正經事。只圖頑耍。老爺的壽辰又近了。諸事須要收

拾收拾。沒有什麼閒幹。這個頑耍的事。就是夢兒也要用功。把望些功名。又

不是頑耍的時候了。這一番話都從徐仙兒一瞧裏來的。譏人可畏。沁素唯唯的不發一言。好耐性。令人起敬。

宗寶兒道：小爺是熱鬧慣的。從前小的時候。天天和我們在一塊兒頑。不是捉

迷藏。定是拍球打千秋。現在這孩子氣兒已改去了。許多也虧他呢。薛媽道：小

爺的性兒。徐姐兒都明白的。咬定徐仙兒甚。他是喜閒散。不喜拘束的。說着讀書就

要皺眉兒。現在他肯結詩社。正是一可喜的事兒。他漸漸的喜歡親近那文墨

了。二人之言都爲沁素解說。然命意不同。一則輕靈。一同沉實。恰合兩人口吻。虞夫人道：現在他們都去了。沒有沁素

道都回去了。虞夫人道：你明天助着徐仙兒把客人睡的床鋪檢點檢點。恐到

那日就有許多女親戚來。須要預備着。沁素答應了。回到泣紅館。夢書道：母親

喚你何事。沁素道：沒有什麼事。問了兩句話就是了。受冤而尙不肯說明。較諸枕上訴怨者。相懸霄壤。大

家氣概同

夢書道。你瞧這詩那個做得最佳。還須你評個甲乙。沁素道。評什麼

甲乙。我也不懂什麼。怎好妄評呢。說罷。蹙着眉兒。呆呆的坐下。夢書道。你爲何

心中有些不悅的樣兒。夢書並沁素勉強笑了一笑。說道。可我沒有什麼不悅

因足兒有些酸。故默默的坐在這裏。把埋怨之事瞞着夢書道。方纔徐仙兒來

瞧了一瞧。就去不知爲什麼。好令人生疑。一見夢書非是沁素道。任他瞧。就是

了好花。待他自謝。免得生出閒氣來。得名言至論免只聽得脚步聲響。金柔兒和

着銀香兒進來。銀香兒道。我家小姐。方纔買得兩個蓮蓬兒。命我送給小爺少

奶奶。聊表這心意。兒沁素一手接着蓮蓬兒。笑道。你去回小姐。說我們感激得

狠呢。他的心意。我們已知道了。銀香兒遂反身回去。夢書道。他的心意。你怎樣

就知道。可否請你講個明。要我也沁素笑道。你且猜一猜。看兩人的意見同不同。

夢書道。這個却難猜。兩個蓮蓬兒。是成雙的。不要是踐那天貝經園裏的話麼。

同應沁素道。是却是的。但是祇猜着一半。夢書道。這更難了。教我那裏去找個

上文

對來。沁素道。你找不着。也要你猜的。夢書因皺着眉兒。沉吟了半晌。忽然大笑道。在此了。豈不是他要表明這苦心孤詣麼。貞碧之心意沁素道。何以見得他是表這苦心。夢書道。我兜了一個大圈兒。纔想着呢。沁素道。你從那裏兜轉來。夢書道。我從他詩上詞上言語上舉止上一一的想轉來。方想着這個心意兒。沁素笑道。你既猜着了。這事怎樣的回他。夢書道。且待慢慢兒想一個妙策。須要千穩萬妥。纔好呢。沁素道。公公的壽辰是近了。你現在趁着閒兒。到外面賬房裏去探探消息。終究是什麼排場。夢書道。我本來是要到外面去。開幾個請客單上的名兒。卽立起來。一逕到賬房裏。那賬房裏邊的陳紀綱。李小赤。見夢書出來。忙迎着笑道。夢世兄。你今日却有閒到這裏來。狠妙呢。我們這幾天。辦這做壽的事。很忙。你可否帮着寫幾個帖兒。夢書道。你要幫忙。我去請一個人來。方纔走出賬房。忽聽得東花廳裏。邊人聲鼎沸。聲兇兇。彷彿有多人在那裏打架。夢書大驚失色。忙奔去瞧着。正是

蟠桃會上神仙聚。壽菊香中鶴鷺爭。

要知那邊喧嚷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剪雲館主加評

貞玩。二。人。之。詩。同。一。用。意。而。深。淺。固。自。不。同。蓋。一。則。升。堂。一。則。入。室。要。未。可。向。之。作。平。等。觀。也。

玩香一現於行令。再現於結社。其心之熱度亦漸加增矣。此後日之詩之所由來乎。而嬌柔口吻處處作退一步想者。非讓沁素實讓貞碧也。蓋彼固傾慕沁素。并傾慕貞碧者也。玩香舉動亦大可憐。

貞碧之贈蓮。貞碧之心固已亟迫如煎矣。而夢書仍以紆緩出之。我於此不能不怨夢書。

有爲儂消瘦之語。所以有雙蓮之贈。貞碧之於夢書大有得寸進寸之概。

第十回 介眉壽女伶演劇 醉桃樽豪客擢花

却說夢書聽得東花廳裏邊人聲鼎沸。心下大驚。忙去瞧着。原來余明德同着張全趙畢。還有幾個門客。在那裏胡鬧。夢書道。你們鬧什麼。可否講我聽聽。衆人見了夢書。也就住了。張全道。我和余先生已議定合送一個壽幛。那趙畢和他們却要合送一班清音。定要我同余先生合夥。乃我們壽幛已做就了。故此回了他。他們就把話兒來譏我。說我們詔諛着主人。夢世兄你想可有這個道理。余明德笑道。夢世兄。那張先生今日吃醉了酒。又在這裏胡鬧。你不要聽他的話。趙先生等和他講句頑話。他就當起真來。夢書道。我來正是要費心余先生一件事。余明德道。有什麼事。夢書道。方纔賬房裏陳李二先生說。辦這壽事忙得狠。故特請你去幫他們忙。可好麼。余明德道。既是賬房裏事忙。我去幫着就是了。遂抽身向賬房裏去。夢書回到泣紅館。向沁素說着那張全胡鬧的事。大家笑了一回。待到了十五日。夢書一早起來。換了大服。到外邊去應酬衆客。陪着那班地方上的官員紳士。談了一回。忽見一個女班頭。帶着一班女伶進

來叩了頭。呈上手本。並女伶的花名冊。請點定了戲兒開演。夢書請衆人大家點了幾齣。就在庭中搭了台。演起戲來。大廳上排了十多席酒筵。請衆賓飲酒聽戲。一時鑼鼓喧天。管絃澈地。歌聲引鳳。舞袖驚鴻。第一齣是三星上壽。夢書賞了四個銀元。第二齣就是加官進爵。又賞了四個銀元。第三齣桑案園會。那扮旦的柳官。姿色十分美麗。衆人喝采不迭。第四齣是雙官誥。扮生的是槐官。唱得狠清澈。大家只顧喝采。那吃酒的事也淡了。夢書趁着閒來到泣紅館。見只有金柔兒一人在那邊。夢書換去了大服。去找沁素。恰好遇着宗寶兒。夢書道。他們都在那裏。宗寶兒道。他們在廳樓上聽戲呢。夢書卽上着廳樓。見有七八席的婦女。紛紛擾擾的在那裏吃酒。夢書瞧着多人不便進去。纔要回身。忽聽得裏邊有人喚道。夢哥哥。你來得正巧。我有事問你呢。夢書旋轉身兒。一瞧却是貞碧。因笑道。藍妹妹問我什麼事。貞碧道。你來瞧這齣戲文。叫什麼名兒。夢書向下瞧着。只見萱官扮着青衫子。唱那秦腔。那個松官扮着小生。呆呆的

立在一旁。桂官扮着老旦。低了頭。曲了背。扶着萱官。夢書道。這齣是春秋配呢。貞碧道。這個老旦。狠爲可厭。他們好好的講。兩句話兒。他偏要從中阻。隔驚散。枝頭雙燕子。驅開葉底兩鶯兒。這亦太煞風景了。果然煞夢書道。好妹妹。你別錯怪人有。這個老旦。却狠好呢。使沒有了這個老旦。他二人會面了。喃喃的講。話有什麼可取反覺得可厭呢。從來情之發現。每在那悲愁怨苦之中。假使崔鶯無待月之吟。司馬無求凰之譜。轉爲俗子村夫。毫無趣味。安得謂之千古風流膾炙人口。非深於情者貞碧笑道。我偶爾說了一句。你就搬出一大篇的話來。採芰也。笑道。夢哥說話每每落於偏見。照他的意思。則小青薄命。方是多情。紫玉成煙。轉爲綺語。那鴻妻菜婦。反爲索索無生氣了。採芰吐屬不失直爽貞碧道。夢哥。我且問你。偷然那紫玉。則畫屏中選不爲邱首之歌。小青則繡閣相隨。不遇河東之吼。你將以無情唾此二人麼。貞碧此語無限深人夢書道。好妹妹。你也糊塗了。鷄鳴有亮雁之吟。關鳩有鐘鼓之樂。那得一概以無情目之呢。貞碧之心原爲夢書

許所深

衆人正在議論。猛聽得戲台上。一片的喧鬧。鑼鼓也住了。戲文也止了。衆

賓也紛紛的散了。只見一個少年。吃得醺醺的。在那裏胡鬧。一手拖了那柳官

的衣袖兒。嚙嚙嚙。不知在講什麼話兒。那柳官氣喘喘的。與他爭辨。還有那

個張全。同着李小赤。拖拖扭扭。在那邊佯勸。夢書。那柳官蛾眉慘淡。杏臉猩

紅。不勝嬌怯的樣兒。心中不覺憐惜起來。性情人之本因亟亟的走下樓來。說道。

爲什麼呢。那少年見了夢書。就有些慚愧的模樣。說道。夢哥。他仗着了時髦。就

瞧不起我來。我要點他一齣富春樓。他偏說不會唱。你想可惱不可惱。夢書子

細看時。原來是甄菱。那酒已吃得十分酩酊。眼兒也斜了。口兒也歪了。臉兒也

青了一時。認不出來。忙笑道。菱哥兒。這班女孩。門與他講什麼。你是念書人。這

身分。不犯着與他相爭。李先生。你扶了菱哥。到那邊炕兒上睡一時罷。那柳官

見了夢書。就撒嬌賣俏的說道。常態女小爺不是孩們的。瞧不起他。不肯唱。這齣

戲兒。那位爺。堅要和我们一同串戲。我們從來沒有這個規矩。故此回謝了他。

他就毆起氣來了。還求小爺寬恕着我們的罪呢。夢書道：那位爺已吃醉了，你也認他不得真。柳官道：虧得小爺是個明白人，不然總是我们女孩兒的沒規矩。得罪那爺兒們，說着把眼梢兒輕輕的向着夢書傳一個情字一面將繡帕兒掩着口，嫣然的一笑。夢書模模糊糊也沒有知覺。不是夢書的無情，乃向他道：你今年多少芳齡了。柳官道：已一十六歲了。空過了那個光陰。這曲調還不能純熟，有污了小爺的尊聽的。夢書道：咳，好好的，一個女孩兒偏落了那樂籍埋沒了。這個清白的身子，豈不可憐麼。惟情人之見畢竟高人一等。夢書那句話沒有講完，聽得樓上嗤的一聲笑，抬頭看時，乃是貞碧。夢書道：好妹妹，笑什麼。貞碧道：你來，我有句話問你。夢書遂上樓來問道：什麼話。貞碧笑道：你的人好不忒。那烟花隊裏的人，有什麼清白要你這樣的憐惜。况且南朝金粉歌舞喧闐，北里鶯花釵裙擁簇，任你牽着萬丈的情絲，挂着千條的血淚，恐終不能羅包萬象，用徧你這個憐惜你何苦這樣的情痴呢。大澈大悟，可爲世之妄用其情者作當頭棒喝。夢書

道誰言風月場中的人是不清白那一個不從清白裏來的斷沒有出胎的時候就生成那個腌腌臢臢的體質如鮑魚的樣兒我也曉得那十二金釵三千粉面就把我的憐惜磨成了空氣中的微菌也不穀洒徧在他們身上但是我眼兒裏見了那可憐的人不要說是女伶就是一個蓬頭垢面求乞的女子我也不由得不將這個憐惜向他身上直射過去我正也自己笑着自己歎呢

這種話惟有夢書說得出情之與淫固判若霄壤也

貞碧笑道照你這樣說我明日去喚個丐婆來看你

怎樣的憐惜說得大家都笑了只見徐仙兒宗寶兒等紛紛的來請衆人進去夢書復到廳上應酬了一時送了客回至泣紅館見有一個中年婦人搖着頭兒擺着腰兒津津有味的在那裏談論詩辭沁素和着貞碧等都默默的坐着聽他講唐詩論宋詞絕不作聲夢書笑道李伯母講得狠好深得個中的三昧那李夫人忙立起說道我是班門弄斧呢夢姪兒你今天辛苦了一天此刻已夜深了你該休息休息我不在此打擾了夢書道李伯母說那裏話這分明是

我來逐客了。李夫人道：我方纔因你不在這裏，他們冷清清的，故此胡亂講些話兒解解悶。你來了，他們就熱鬧得多呢。提出李夫人爲下同作一引線說着就向外走去。採芰道：李伯母漫些走，外面黑洞洞的，不要絆了足。待我取個火來照你。遂點了一枝銀燭，照着他一同去了。貞碧也要跟上，被夢書把他袖兒一拖，說道：你也要去了麼？我有話和你講呢。貞碧笑道：我在這裏，你們不方便，却什麼不方便？夢書道：我們都是知心着意的姊妹們，有什麼不方便呢？就是我和沁姊姊講論的話兒，與藍妹妹也好講論的，和沁姊姊頑耍的事兒，與藍妹妹也好頑耍的。只怕未必我們三個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還有什麼方便不方便？貞碧道：你的話兒太欺人。欺人是人欺我怎比得上沁素姊姊，却沒有這個福分呢。如心事夢書道：不要講了，都是我的，不是就是了。果然有些不是夢書應該認差遂向金柔兒道：你往廚房裏去說。小爺尙沒有用晚饌，快端一壺酒，幾碟菜兒，着人送來。金柔兒去不多時，同着張大嫂子，端了酒菜進來，排了三副杯箸。夢書向中間坐着，說道：沁姐姐、藍妹

妹。你們可否賞個臉。陪我喝一杯酒兒。二人就坐下來。大家喝酒。沁素道。今日却狠熱鬧。廳事上的人。好如螞蟻兒。擁擁擠擠的。瞧得眼兒也花了。夢書道。我最不喜歡這京腔。毫無風雅的味兒。反不如漁歌樵唱。却還有些趣兒。貞碧道。你喜聽漁歌樵唱。我却有一只漁歌兒。在此你喝乾了這杯酒。我來唱給你聽。夢書忙把酒兒喝乾了。說道。藍妹妹的妙音。從來沒有聽過。此刻當洗耳恭聽呢。貞碧笑了一笑。低着頭兒唱道。

漁翁持網坐荒墟。網得大魚并小魚。大魚美如玉。小魚陋如糲。大

魚登諸金絲筐。小魚棄諸濁水滌。小魚掉頭視大魚。自歎姿容有不

如。鼓腮匿向污泥中。免得世人爭笑渠。無恨艾無恨傷悲而寥寥敬語
寫得非常靈變誠絕妙好詞也

夢書笑道。大魚小魚都是一樣的魚兒。那漁翁的眼兒太分青白了。貞碧道。你

聽了這漁歌。却不要學那漁翁的無情。再補一筆
心事全露沁素笑道。他若做了漁翁。那

大魚既然登了金絲筐。這小魚自然貯諸白玉盤了。代夢書詳說殊見
敏捷沁素妙人三人正

說得有興。那邊銀香兒來促貞碧回家。夢書道。藍妹妹。此刻夜深了。你住在這裏罷。我們後軒有個空的床鋪兒。爲了你久懸在那裏。與我們不過隔着一重板兒。又不寂寞。你今晚不要回去呢。貞碧道。我家裏近得狠。爲什麼要住在這裏。夢書道。外面露又大風。又涼。你身上穿得薄薄的。倘然外面去受了寒害。起病來。使我又要担那個憂愁兒。銀香兒道。小姐。你也不要假惺惺了。既是小爺這樣的殷勤。你就住在這裏罷。像我們到這裏來。就要住也不能。穀沒有福分。得着小爺的抬舉呢。大有爭妍之意爲夢書笑道。銀姐兒。你也住在這裏。狠好。銀香兒道。小爺這句話。不是出於真心的。我去了呢。遂匆匆的去了。沁素導着貞碧。來到後軒。夢書忙添上了兩枝燭兒。照得亮亮的。貞碧卸了妝。鋪好了被兒。便睡。夢書和他放下了羅帳。拽上了門。同着沁素出來也睡了。到了天將破曉的時候。忽聽得貞碧在那裏嗚嗚咽咽的啼泣。夢書大驚。亟喚起了沁素。一同去瞧。貞碧正是。

春。雨。春。風。斷。舊。怨。巫。山。巫。峽。纔。相。思。

要知貞碧啼泣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剪雲館主加評

貞碧之斤斤於春秋配者。正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也。而其怨恨之情。至此已全露於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我亦代之恨。恨不置。

漁歌一闋。聲調悲悵。貞碧痴心不復有一毫隱匿矣。

自第三回至此。皆極力寫貞碧之痴情。由淺入深。至此固已達極點矣。而夢書則仍若接若離。不露形色。大是奇事。夢書果太上忘情耶。我於是亟欲觀其後也。

夢書見柳官。便起憐惜之心。可見夢書之情。固溥博廣大。而無垠者也有此一段。可見夢書之於貞碧。於徐仙兒。亦不過作如是觀耳。何嘗有所曖昧哉。

第十一回 謁李母中秋踏月 窺文郎半夜敲窗

却說夢書聽得貞碧啼泣。亟喚起了沁素。一同到貞碧那邊。只見羅帳半啓。露出一角的錦衾。那床前倒置着雙鈎鳳鳥枱上的兩枝銀燭。却結了兩個大大的花兒。暗暗的瞧不清楚。沁素輕輕把燭花兒彈掉了。牽開那帳兒。見貞碧一只臂兒擱在被池外邊。鬢兒上纍纍的貫着許多淚珠。沁素悄悄地把臂兒納在被內。復將羅帕兒與他揩去了鬢邊的淚痕。沁素溫存可愛一眼見他枕邊藏着一方白色的帕兒。那帕上斑斑點點的印着好幾滴血。偷向燭兒前一瞧。却是鮮紅漬漬的。尙未全乾。亟向自己袖中藏了。恐被夢書所見也同夢書出來。那時天色已明。夢書尙要去睡。沁素遂向窗前坐下。取了奩具梳頭。挽着髮兒。呆呆的幻想心中。甚是納悶。沁素多情想起貞碧的病十分沉重。爲第十三回真碧臥病張本他在家中享那安閒的清福。不憂吃不憂穿。不應該有這個病症兒。雖是和他頑話的時候。他時常露出些幽怨的圭角。然下花枝拜明月。也是閨人的韻事。斷不致釀出這樣的病來。他昨宵的一曲歌兒。心事雖已全露。然而教我亦無能爲力。那

藍夫人固是鍾愛女兒的。但那個藍團圓。性成是個頑固不堪的人。况更有徐仙兒最喜搬弄非的。他的阻力亦是很大。這便怎樣呢。沁素處事十分精細于此可見沁素左思右想。恍恍惚惚的。毫無頭緒。不覺滴下幾點淚來。沁素多情胡亂梳好了頭。洗了臉。悶悶的出神。聽得貞碧有咳嗽的聲音。卽輕輕的走過去。向他床沿上坐着。說道。貞妹妹。你身子可好。時光尙早呢。你且睡一回兒。萬事須寬心些。保重着身子。爲最要緊的事兒。忠言微勸貞碧笑道。沁姐姐。我有什麼不寬心呢。一頭說一頭向枕邊找那個帕兒。却已不翼而飛。不覺紅雲頓起。向沁素說道。沁姐姐。你見我的帕兒麼。沁素道。沒有見過呢。貞碧坐起身來。各處的找尋。沁素笑道。小小的帕兒。值得幾個錢。却要這樣的找。你太小量兒了。我一年中不知要丟掉幾十方帕兒呢。貞碧道。這個帕兒是我心愛的。故定要找着他。沁素道。恐你找到明日也找不着呢。我賠你兩方罷。不過是新的。沒有什麼記號。在那邊說着。向櫥中取出兩方帕兒。一方是粉紅的。一方是湖色的。與下同

對相都是綢帕兒。遞給貞碧道：你若不嫌他沒有記號，請你將就用罷。貞碧道：

我帕兒上有什麼記號？你在那裏見來？沁素笑道：你的帕兒常沾着你的香唾兒，手澤兒每有一種奇芳異馥的氤氳，豈不是記號麼？這個新的就沒有呢。輕輕

掩過沁夢書在睡夢中聽得他們說話的聲音，卽忙起身來，臉兒也不洗，一直

跑到貞碧那邊，亟亟的問道：藍妹妹，你今日身子可好麼？爲什麼昨夜裏這樣

的啼哭，害我也陪你出了許多淚。痴態可掬貞碧聽了這句話，忍不住的心酸

起來，勉強把氣兒平下去，裝着笑臉說道：憐可我却不知道呢，你爲什麼要陪我

流涕？我在夢中你在覺中，任你怎樣的哭，我總不知道，你何必這樣的痴呢。顯是

惜夢書夢書道：我的哭，定要使你_的知道，這就是假慈悲，不是真情了。情深貞碧

笑道：你既不要使我知道，你此刻亦不必向我講呢。聊以解嘲非故說時卽起

身來，和夢書大家洗了臉，三人一同用那早膳。那銀香兒就過來和貞碧梳妝。

貞碧梳好了頭，恐娘兒要瞋，卽告辭回家，到了家中，請過了母親的安，退進香

閨。呆。呆。的。坐。在。一。個。椅。兒。上。回。思。昨。夜。夢。中。的。景。況。確。是。令。人。愁。腸。寸。斷。不。禁。
淚。珠。兒。就。溶。溶。的。滾。下。暗。忖。道。世。間。痴。情。無。有。過。于。我。和。夢。哥。哥。兩。人。乃。宓。妃。
之。枕。徒。托。游。魂。煞。是。恨。海。難。填。情。天。莫。補。呢。况。沁。素。姐。姐。是。個。極。聰。明。極。大。方。
的。人。他。幾。次。把。話。兒。隱。隱。的。諷。我。的。牢。騷。話。兒。總。是。怨。我。的。他。原。是。憐。着。我。
那。帕。兒。一。定。是。他。藏。過。的。了。夢。哥。哥。的。情。兒。又。怎。樣。的。深。厚。昨。宵。我。夢。中。的。啼。
哭。他。却。陪。我。掉。淚。教。我。怎。樣。呢。我。此。刻。恨。不。得。變。了。一。個。粉。蝶。兒。飛。出。那。數。萬。
重。的。離。恨。天。投。死。在。那。個。苦。海。中。既出離恨天復投死銷。聲。滅。跡。纔。好。呢。貞。碧。
在。那。裏。如。痴。如。醉。的。胡。思。亂。想。不。提。防。走。進。一。個。人。來。穿。着。一。件。寬。大。的。綢。掛。
兒。一。件。半。新。舊。的。竹。布。長。衫。手。中。執。了。一。柄。扇。兒。搖。頭。擺。尾。的。踱。來。向。貞。碧。作。
了。一。個。揖。說。道。表。妹。妹。可。好。貞。碧。正。在。出。神。的。時。候。驀。地。裏。被。他。一。聲。叫。却。嚇。
了。一。跳。亟。看。時。原。來。是。表。兄。陳。羊。陳羊于此出現忙。笑。道。陳。二。哥。好。那。邊。請。坐。
陳。羊。就。檢。了。窗。下。一。個。橙。兒。坐。了。銀。香。兒。送。了。茶。來。貞。碧。道。陳。二。哥。到。此。有。什。

麼事。陳羊笑道。也沒有什麼事。一則因多時不見表妹了。故特來請請安。二則因李姨母命我來請表妹去玩耍。為後踏月張本貞碧道。多謝你的盛情。陳羊坐了一回也就去了。貞碧鎮日裏悶悶的傷懷。一連好幾天。那茶飯總是癩癩的不思進食。那天早上。忽見金柔兒過來。說小爺少奶奶請小姐去玩耍。銀香兒聽了笑道。那藥方兒又送來了。七回應上第貞碧嘆着道。好沒規矩。這樣的快嘴。你在此看着房兒說罷。珊珊的往沁素那邊來。沁素迎着進去。貞碧見那前軒內擺着一個小小的桌兒。桌上燃着那香燭。還有月餅柿子等許多果子。陳設在那邊。因問道。這許多東西做什麼呢。沁素道。你好糊塗。難道今日是中秋。也忘懷了。貞碧道。我真糊塗了。原來今日是中秋佳節。正說時。恰好夢書拜節回來。換了衣服。說道。藍妹妹。你今天怎樣來了。我望了你。好幾天呢。爲何面龐兒就消瘦了許多。卽向金柔兒道。你去請探芰小姐來。說藍小姐在這裏。金柔兒如飛的去了。貞碧道。夢哥哥。這嫦娥也可算得沒情了。好好的夫妻兒。偏要丟掉了。

到那月兒裏邊去。到此刻碧海。天夜夜心却要後悔呢。夢書道。他有什麼後悔。他正喜歡得了不得。你可知道月裏嫦娥愛少年麼。貞碧笑道。這樣說來他也愛你呢。夢書道。我也不稀罕他愛我。但願他也憐着我。這個那句話尙說得一半。聽得窗外一個人接着說道。丈夫家只要取人憐。外面有許多。人憐你呢。夢書聽那聲音。却是宗寶兒。便道。你來什麼事。宗寶兒笑道。今日老爺請了許多客。賞中秋。那客人沒有一個不憐你。堅要請你去會會。故此老爺命我來的好。小爺你快隨我去罷。夢書沒奈何。只得蹣蹣跚跚的去了。貞碧見夢書已去。沒情沒緒。用過了午膳。恰好採芰也來了。大家胡鬧了一回。那天色漸漸的暗起來。但見纖雲四捲。星斗稀疏。湧出一輪明月。醜寫中秋景色貞碧道。我們靜悄悄的坐得不耐煩。不如出外去踏月耍子。踐着古人踏八步的韻事。採芰道。那裏去呢。貞碧道。前日李伯母着人來請過的。他就住在那邊。離此不過十數武。不如乘着月色。到那邊去玩耍片時。再聽他談談詩詞。上同應豈不好呢。採芰道。狼好昵。

我們一同去走一遭兒。大家趕緊吃了些晚膳。貞碧遂攜着採芰沁素的手。出了後門。緩緩的步去。那時蟾光獻態。桂子飄香。雁語驚寒。蛩聲訴怨。第二番寫中秋景色

都從情裏出來

衆人到了那邊。見兩扇門兒緊緊的閉着。輕輕叩了兩下。裏邊走出一

個老婆子來。問道。那個呢。慢慢的開了門。見了衆人。忙去報于太太知道。那李夫人卽出來招接。笑道。昨宵燈兒結了一個大花。今天早上那喜鵲兒又亂噪。不了。那知是你們降臨呢。不過這裏湫隘得狠。有污了衆位的貴體。衆人坐了好一回兒。聽譙樓已打着二更。遂告辭了回來。貞碧一逕回家去了。沁素到了泣紅館。見夢書朦朧的睡在那裏。沁素忙輕輕與他蓋上一條絨毯兒。走到窗外。瞧那月色。餘霞綺霞聽得夢書翻身來。有歎息的聲兒。卽悄悄向床前問道。你何以一個人在這裏睡。仲秋的天氣狠涼。被兒又不蓋。不要受寒麼。夢書道。你們在那裏。我吃了幾杯酒。回到這裏。你們一個人也沒有。教我冷清清的。和那個講話。解這睡魔。沁素笑道。這是我不是了。溫柔愛柔我們在李伯母處頑呢。夢書

道。你們年輕的婦人。深夜在街坊上行走。不要被人講論麼。別人却不怕道。我原說是我的不是。今日是中秋。故破例的頑耍。一遭兒。下次總不敢呢。夢書道。有什麼敢不敢。我不過這樣的講罷了。說着又翻過去睡了。沁素吃了幾口茶兒。也就卸了妝睡覺。明晨起來了。見夢書總是悶悶的。有些不悅。沁素不便細細去問他。那夢書用了早饑。就要下樓去。沁素道。你去做怎。夢書道。昨天父親命我早晚往書房裏去讀書。原來昨夜因讀書上來說什麼天氣已涼了。正是螢窗雪案的時候呢。說時慢吞吞的。到那書房裏去。余先生見夢書來了。忙得了不得。不是講文章。定是誦詩賦。夢書胡亂讀了幾日。那一天余先生出了兩個題兒。限他今天要完卷的。他自己却會文去了。夢書艸艸的寫了兩篇文章。到了晚上一首詩還沒有做就對着燈兒。就不住的吟哦。忽覺得北窗外邊。惕惕的有彈指的聲音。因問道。是那個呢。問了幾遍。沒有人應着。遂開了窗兒。一瞧。却見一個人影。輕輕的好似燕兒飛着。向外奔去。忙趕上一把拖住。問

道。你是誰。那人笑了。一聲道。我也不是賊。你何用這樣的。大驚小怪。夢書聽了這聲音。放了手。笑道。藍妹妹。你爲何藏在那裏。嚇人。你素知我是胆怯的。何苦這樣戲弄我。貞碧道。那個戲弄你。並也不忍戲弄你。呢。你是個瘋人。戲弄了你。也沒有什麼趣味。來。夢書道。今日先生不在。你到書房裏坐一回兒。今日的詩題。却難做得狠。還要和你斟酌斟酌。貞碧道。什麼題兒。夢書道。你來瞧呢。貞碧跟了到書房裏。夢書把題紙與他瞧。貞碧道。原來是不知秋思在誰家的題兒。有什麼難做。夢書道。你既道是易做。煩你代我做兩聯。貞碧遂執了筆兒。垂頭搜索。別有會心。寫了一回。擲向夢書道。你瞧這兩句。用得用不得。夢書忙捧着念道。

烏啼月冷露華微。
漁燈夜照認依稀。
最是糝糊癡夢裏。

蘆白楓青何處歸。
隔牆花影渾疑是。
眞眞假假早魂飛。

戍鼓曉催愁約略。
鄰院砧聲總覺非。

夢書念罷。連連點首道。這個題兒。被你也寫盡了。但是這魂兒。若飛上天去。便怎樣呢。痴痴人語貞碧道。魂兒飛上天去。也不過似紙鳶兒。飄飄蕩蕩的樣兒罷了。夢書道。那春間你放了一回紙鳶兒。爲何後來總不放了。回應着貞碧道。放紙鳶沒有什麼趣味。徒担着一腔的憂愁兒。牛吞牛吐妙語雙關夢書道。放紙鳶原是頑耍。怎值得去憂愁。他貞碧道。這話不用講呢。我有句話問你。我那天住在你這邊。你可曾見我枕畔的一方帕兒。夢書道。沒有呢。貞碧道。只恐你話不真。夢書着急道。好妹妹。那個要哄你。我偷了你的帕兒。有什麼用。貞碧道。你真個沒有瞧見。却也狠好。我也安心得多呢。無限苦衷無限深情夢書道。我和你去。找好不好。貞碧笑道。你的人知道不得。一些事兒。知道了。就麥柴管兒。當着令箭了。夢書道。藍妹妹。你還沒有知道。我心坎裏的意見。若是他人的事。就是天樣大的。也不管呢。貞碧笑了一笑。應該喜悅說道。此刻已有二更多天氣。先生要回了。我在這裏像什麼樣兒。我去呢。遂轉向後窗去了。夢書就把貞碧的詩。謄在後面。完了卷。來到泣

紅館將那首詩兒念于沁素聽。沁素笑道：這首是貞妹妹的述懷詩。他把那天夢中啼泣的景象也寫在那邊了。行藏破夢書道：這正是他的精切處。不要輕視人。沁素道：他有什麼和你講。夢書道：沁姐姐，我正要問你。他說那天遺掉了一方帕兒在這裏。又說什麼我不瞧見他也安心。我狠不解他話兒。沁姐姐，你瞧見他帕兒沒有。那沁素聽了這句話，不覺于無限悲憐中，又生出無限的敬重。心中十分難過。一時却回不出話來。沁素多情夢書見這光景，大是驚訝。忙立起身兒，亟亟喚沁素，正是：

虫號可憐，眞薄命。

鶯能解語，是同心。

要知夢書驚訝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剪雲館主加評

前幾回寫貞碧亦已山窮水盡矣。則此番夢啼妝淚血濺羅巾，固屬當有之文。蓋非此不足以收束貞碧之痴情也。

有白羅帕。然後有粉紅帕。湖色帕。有粉紅帕。湖色帕。然後有下回之綠羅帕。于此四方帕兒中。貞碧之情乃大顯。

此回貞碧往李家去。正所以襯出後文往陳家事也。讀者宜注意。我讀貞碧不忍戲弄你一語。我直欲向之哭。想泣紅當亦爲之涕泗滂沱矣。上文寫文藍之情。已至極境。正與登天抱雲歡墮儂身同一決絕。下文幾不能贅一詞矣。然北窗一會。乃所謂絕處逢生。文勢至此得效耶穌之復活神妙之至。

七律一首。詞旨反紆迴。鎮靜不似從前之亟遽矣。不知此實情至極深時之口吻。有情人諒能辨之。

第十二回 慶元宵執燭送陳羊 游上巳品簫呵瑞福

却說夢書見沁素默然不答。心中大爲驚訝。亟亟的喚道。沁姐姐。你身子可好麼。爲什麼呆呆的問你也不回。沁素忙道。我正在想一件事兒。故此就忘了回。

你了。那帕兒我那裏見來呢。夢書道：你想什麼事。沁素頓了一頓道：我在這裏想那科名。雖是漢家束縛英雄的故智。然而這個虛名也是要的。況且公公廷了先生在家裏。眼巴巴的望你功名。就你也該體諒着親心勤勤的。用些功兒。也不枉公公婆婆的期望。借此入勸靈變之至那貞妹妹的詩。雖是好。却和功令有些不合。我願你此後丟却香奩。從事那官閣體。纔是呢。收到本文妙無痕跡夢書聽了。這話把眉兒皺了。說道：官閣體固是正途。然我斷不願丟却香奩。以後總參用着就是了。夢書因沁素的一番勸勵。却天天在書房裏勤讀。用功了幾個月。已是臘鼓送寒春。梅獻瑞。換桃符。醉司命。忙碌了一番。到了元旦。就有許多賀歲的事兒。綠醞酒。煖白獸樽。開闢了好幾天。那日正是上元佳節。沁素向夢書道：這幾天鬧得不得。這家去賀禧。那家去吃酒。鬧得頭兒也眩了。今日且喜沒得事。我當做個東道主兒。和你們喝一杯酒兒。賞這元宵。雖不是唐元宗的臨光宴。我也製就幾個燈兒。在這裏和你們耍子。雅人讀事自不可少夢書聽了。欣喜欲狂。忙去

請了採芰來。那薛媽金柔兒把酒筵排了。三個人坐着喝酒。夢書道：藍妹妹多日不見了。我們何不去請他來一同吃。覺得熱鬧些。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沁素道：好呢。卽着金柔兒去請。金柔兒去了回來。說道：藍小姐說：今日有客在那裏。沒得閒。謝了罷。夢書忙問道：你見是那個客在那邊。金柔兒道：是一個後生的爺兒們。我也不認得他呢。夢書心下甚是狐疑。狐疑什麼痴心可笑吃了一回酒。天已晚了。金柔兒張着燈兒來。夢書道：好姐姐。你製的燈在那裏。可取出來玩了。沁素笑了一笑。向一個櫥內。取出一大疊的紙片兒。把他裝起來。却有十多盞燈兒。有的是金魚戲水。有的是白鷺轉花。有的是雙燕投巢。有的是二龍歸海。還有那綠色的拜月蟾蜍。白色的行雲玉馬。紅色的穿簾鸚鵡。黃色的織柳新鶯。其餘尚有黑沉沉的烏鵲橋。青微微的螺螄舟。閃閃爍爍的流螢囊。蜿蜿蜒蜒的蚯蚓。笛都是雕鏤精細巧奪天工。金柔兒把他掛起來。一齊點着燭兒。眞所爲火樹銀花。目迷五色。果然好看夢書看得呆了。酒也不喝。只管瞧着燈兒。沁素道：你痴了麼。這

酒要冷了。夢書道：這燈兒製得却這樣的精巧，是那個教你的？沁素道：這個紙兒的東西，容易得狠，也不用那個教呢。夢書道：可惜藍妹妹偏是不來，覺得少興兒。不然，今宵的興，致當沒有窮盡呢。沁素道：若使今宵興兒沒有窮盡，又將怎樣？難道連到那明宵後宵不成？三個人在這邊飲酒，偶聽得那東院裏悠悠揚揚的傳出那笛聲來。夢書開了南窗兒瞧去，見那薔薇架外照着一行的燈光，却從虛碧軒裏射出來，只聽得貞碧在那邊笑吟吟的說道：陳二哥，我却沒有知道你有這般的妙技。這笛兒吹得狠好，我當敬你三杯酒兒。那男子道：我酒量兒狹得狠，實是不能吃了。你饒我罷。貞碧道：這三杯酒兒一定要吃的。今宵偏不饒你呢。兩人笑了一回。那男子要去了。貞碧道：你既要去，我來送你。遂執了一枝銀燭送下樓去。去了好一回，纔聽得貞碧上來。夢書忍不住朗朗的，叫道：藍妹妹，你好硬心腸，不到這裏來，頑忍把我們丟在一邊兒。貞碧聽得夢書叫喚，遂回道：我來了，別怨人呢。卽從那薔薇架下，兜將過來，進了泣紅館。

抬頭見掛着許多奇巧的燈兒。指着夢書道：你說我硬心腸，你自己却享受這
樣的好頑，要不得。關照我一聲。夢書道：我原來請過你的，你陪着貴客，沒有
閒光顧。寒舍呢。沁素道：貞妹妹吃杯殘酒罷。貞碧坐下去，連吃了幾杯。說道：方
纔席間悶悶的，甚不開懷。連酒也喝不下。夢書道：開懷狠呢。那個笛兒吹得嘹
唳的大可解悶。不然也值不得三杯酒了。貞碧聽了那句話，臉上紅了一紅，笑
道：那三盃是罰酒呢。夢書道：罰酒更好。那鹿鳴宴、瓊林宴，那一樁不是罰酒，都
爲他文章裏頭有多少的疵瑕。故到了那日，當着大衆罰他吃酒。我但願天天
有人把酒罰我呢。嬉笑怒罵貞碧道：你願罰酒。我此刻就罰你三杯。夢書道：我
的身分也值得三杯酒麼。奇語貞碧道：你該罰的地方多呢。一一的論起來，怕
你吃了三千杯，還不穀呢。知心語夢書不推欲吃。這三杯酒，別有因說道：酒雖該
罰，但是請你代吃了罷。應該貞碧道：代呢，也不妨。不過他日要代還呢，不要忘
了今晚的事兒。深具一頭說一頭滿斟了三杯酒，一口氣喝乾了。情願受罰採

芟道。貞姐姐好酒量。這邊吃。那邊吃。却沒有一點醉意。貞碧道。那邊我却没有。喝呢。我娘兒倒喝了好幾杯。那時時辰鐘已鳴着十二下。南窗外射進一輪團。燦的皓魄。來真是星飛花下。人在鏡中。極寫上元風景衆人望着月兒。觀着燈兒。談了一回就散了。甚是貞碧到了虛碧軒。心中十分抑鬱。自怨自艾的好如轆轤的。樣兒盤旋不定。却是一夜沒有合眼。到了明日。覺得身子有些疲乏。睡到了亭午時。還沒有起身。只見金柔兒持着一封書兒來。催命符說道。小爺給小姐的。貞碧拆開看時。却是一闋如夢令。下面也不敘什麼款。也沒有別的話兒。貞碧念着道。

午夜燈殘酒罷。報道先生去也。款款出簾櫳。不怕鸚哥嘲罵。嘲罵。且向薔薇花下。夢書此舉無乃太苛然非情深至極頂也不至此

貞碧翻覆看了兩遍。更添上七八分的悲切。欲勉強起來。去會夢。書却又鶴骨奄奄支持不起。那心中却似印度的火山蓬蓬勃勃的吐出那千萬條火龍。滿

床燒着不禁絞綃透濕叫一聲貞碧你好苦命也。不可憐卒讀憐那銀香兒捧了一盞白燕絲湯兒進來說道小姐你今天爲什麼還不起身。可是昨宵多喝了酒麼。貞碧總是不答。銀香兒見那妝台上放着一方簇新的繡花綠羅帕兒便道這帕兒顏色狠好呢。那陳二少爺却會買這好東西。貞碧正在鬱火忿燒無由發洩的時候聽了這句話便坐起來一手去取那帕兒過來狠命的亂扯一個花團錦簇的帕兒霎時間變了片片落花隨風飄去。銀香兒埋怨道小姐你可瘋了。好好的東西爲何這樣的斷送他呢。貞碧仍是不語擁着被兒睡了。銀香兒甚是不解胡思亂猜總莫明這個宗旨欲乘間問問小姐却見貞碧總是顰眉怒目不便啓齒。銀香兒悶悶的挨過了幾時。那天銀香兒正在虛碧軒打掃地上忽見藍夫人走來說道貞兒呢。你今天收拾收拾隨我到陳府去。昨日他着人來請過的。說是慶賞上已。沒有別個客。所以一定要去的。貞碧道我不去了。我身子倦得狠。藍夫人道陳姑母思念你得狠。今天須要去的。人家抬舉你。

不要不中人抬舉。貞碧聽了母親這話，不便堅却。銀香兒忙和他打扮停當了，雇了二乘轎兒，同着藍夫人去了。到了那邊，陳夫人早在門前等候。一同來到後堂。那陳羊和着兄弟陳朱都來見過禮兒。陳羊道：「表妹妹那天的方帕兒可好麼？這是最新式的花樣兒。你若合意，我再買幾方送給你。」貞碧便胡亂的回了幾句。不多時，擺了酒筵，大家團團的坐下。陳羊陪着許多小心，勸貞碧喝酒。貞碧總是酒不沾唇，待散了席。陳夫人邀藍夫人那邊講話去了。陳羊取出那簫笛來說道：「表妹妹你喜聽那一樣？」貞碧道：「都好呢。」隨你意吹罷。陳羊遂執了笛兒，呶呶嗚嗚的吹起來。果然雁語龍吟，穿雲裂石。寫陳羊吹笛之妙，即表出貞碧之身分。吹了一曲剪剪花小調兒，向貞碧笑道：「有汚表妹妹的貴耳呢。」貞碧道：「吹得狠好。」那君山下的老叟洛南寺的狂僧想也不過如是。偏用老叟狂僧來作比例，貞碧之瀟視陳羊可見。說着泛泛的，若不相屬的樣兒。那小使瑞福正在階下聽了這笛兒，甚是羨慕，堆着笑臉進來，向陳羊說道：「陳少爺，這簫兒可否容我弄一回？」陳羊見是藍府

上的小使。不便呵斥。況且是個十多歲的小孩兒。因說道。你儘弄呢。瑞福喜之不勝。卽取了簫吹着。陳羊在旁指點他工尺。瑞福吹了一回。笑道。小姐你也吹呢。這工尺易懂得狠。陳少爺指點了。就成腔調了。貞碧沒情緒。聽了這話。便發怒道。小孩子好沒規矩。陳少爺的簫。你只管弄什麼。你學會了簫。將隨着伍子胥向吳市去求乞麼。然則善簫者都陳羊忙陪笑道。表妹妹。這孩子家。去管他什麼。任他弄罷了。瑞福見小姐發話。紅着臉。慢吞吞的去了。爲十七回貞碧遭勝張本陳羊道。表妹妹。你何不也學吹着這笛兒。頗可以解得悶兒。與上夢書大可解貞碧笑道。我也不做牧童學他做。怎直碧眼中極鄙簫笛然實非陳羊受了這句搶白。心中有些慚愧。剛欲把言語來伸辨。那藍夫人出來了。說道。天將晚了。我們回罷。陳夫人再三的留宿。貞碧執意不肯。遂上了轎兒。一同回家。貞碧受了一天的悶。到房中卸去了妝。寬去了外衣。靜坐了一番。略用了些晚饌。卽歸羅帳。在枕上細細思索。覺得幾天的怨艾。略爲寬解。暗想今日的走一遭兒。殊爲

有。益。那。元。宵。的。翳。障。或。可。因。此。劈。開。仍。現。出。我。耿。耿。丹。心。昭。人。耳。目。就。可。算。得。
 報。復。了。那。如。夢。令。的。詞。兒。了。這是一面從自又。想。我。今。天。往。陳。家。去。是。衆。目。昭。彰。的。
 至。於。去。後。的。情。景。旁。人。無。從。知。道。則。不。第。不。能。報。復。那。如。夢。令。的。詞。兒。還。將。招。
 惹。那。第。二。個。如。夢。令。來。呢。這是一面從旁想。到。這。裏。舊。愁。中。又。添。出。新。愁。來。一閱如
他這樣想貞。碧。橫。一。思。豎。一。想。却。想。入。了。魔。陣。就。呼。呼。的。睡。着。了。正。飽。領。着。黑。
可憐可憐話。風。味。猛。聽。得。鏜。鏜。的。金。鑼。亂。鳴。滿。眼。都。是。火。光。貞。碧。忙。披。衣。坐。起。揭。開。了。羅。
 帳。喚。那。銀。香。兒。銀。香。兒。聽。得。小。姐。狂。喊。忙。奔。進。虛。碧。軒。來。正。是。
 是。是。非。非。迷。幻。境。離。離。合。合。鎖。痴。情。

要知貞碧狂喊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剪雲館主加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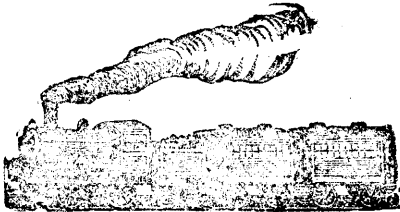
此回寫夢書之情忽從醋海裏下手大是奇特然不如是不足以逼貞碧入
 於至窘之境也蓋寫夢書實所以寫貞碧耳

上文極寫貞碧之情。而夢書一方面概用輕淡之筆以應之。此回則正寫夢書矣。然寫夢書之第一筆。偏用一妬字爲之倡。此非寫夢書之情之乖實。寫夢書之情之密。蓋有此一番之作用。而文藍二人方足以言情痴讀者幸勿誤會也。

觀貞碧連吃三杯酒。大是可憐。而後文如夢令一闋。更有使之難堪者。夢書此舉亦太刻矣。

陳羊吹笛一段。論者以爲將以襯出貞碧之用情。殊不知作者實以之埋伏。瑞福也。用筆殊有草蛇灰線之妙。

碧
夢
痕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95788

清宮秘本
聖嘆手批
中國預言
出版

全書一冊
價洋九角

周呂望萬年歌
蜀漢諸葛亮馬前課
唐袁天罡李淳風推背圖
唐李淳風藏頭詩
宋邵康節梅花詩
明劉伯溫燒餅歌
清黃蘗禪師詩

歐洲戰事起於不測彼國人士早有料及始終者我國君主改爲民主二次革命之奇變今日之外患內憂前人如諸葛武侯等亦已見及之往事既多實驗來事自可前知安危問題急於目前將來如何應付如何結果請將此書細加參詳便覺明了此爲前清大內本讀者幸勿輕視